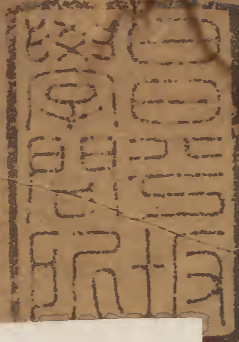


黃氏目抄  
四十五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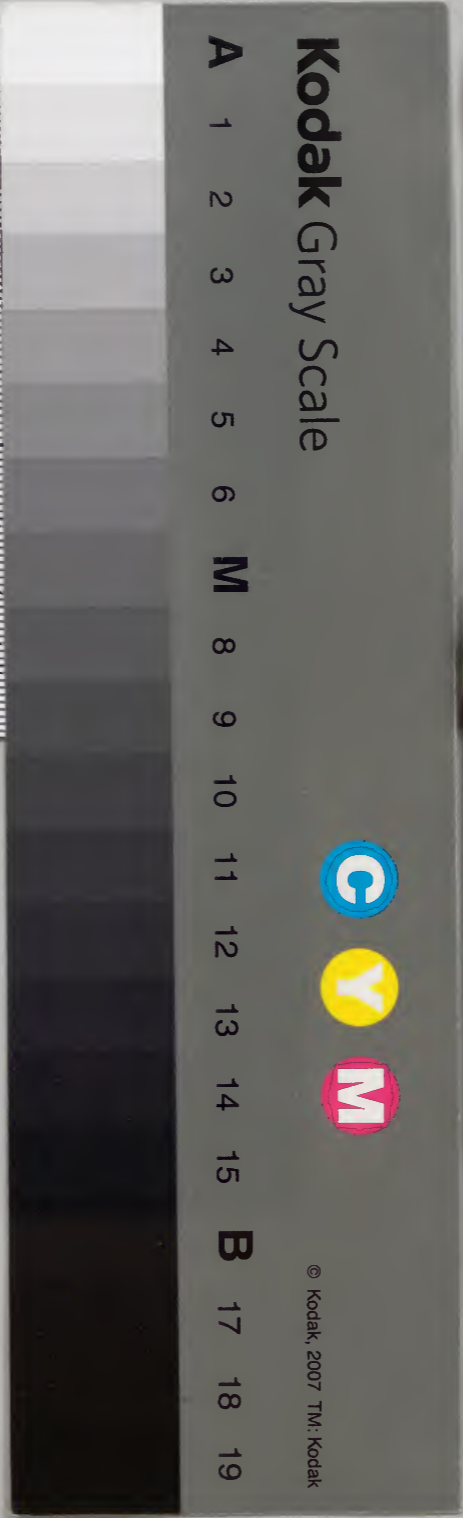
史 諸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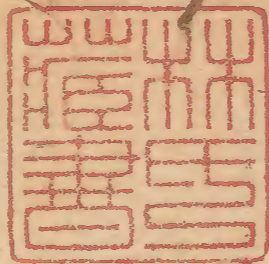
十六

			九	漢
		四	四	書
		二	二	門
		一	四	類
二	四	七		
五	一			
冊	架	函	號	

庫 文 閣 內			
九	九	漢	
四	四	書	
二	二		
一	一		
冊	架	函	號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9424
冊 數	25	( 16 )
函 號	298	286





蘇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五

請諸儒書十二  
右祖來文集

漢草文庫

宋頌九首字格云奮為宏休擣為英聲昭為烈光疇暉燁燁如日之

華鏗鏗言言如雷之行暢於無窮揚於無上江浸海流天高地厚  
不有窮盡若我

太祖一駕而下潞再矢而定揚三揖而納荆潭四指而收蜀廣五  
征而平江南太宗南致淮海數十州之地北縛并原四十五年

之寇真宗斬臨澶淵匈奴喪威墮今四十年不敢蓬馬而  
帝命皇帝明道之初獨臨軒墀神靈如雷之動六合莫不

震焉發施號令如風之行乃民莫不見焉登任哲義翦鋤文姦惡天  
清也明日燭月霽乃作為宋頌九篇○皇祖太祖殺李筠滅李重  
進也湯湯取孟昶也○莫醜取廣州也○金陵取李煜也○

四

五

黃氏曰  
吳越歸也。六合雷聲。太宗取劉繼元也。聖武戎化。澶淵真宗親臨六師也。明道今。皇帝獨臨軒。輝聖政赫然日新也。

慶曆聖德頌序略云。古者一雲氣之祥。一草木之異。一蹄角之怪。一羽毛之瑞。當時群臣猶且濃墨大字。金頭鈿軸。以稱述頌美。特君功德以為無前之休。丕天之績。如仲淹弼實為不世出之賢。求之于古。堯則夔龍舜則稷契。周則闕散。漢則蕭曹。唐則房魏。陛下有之。諸臣亦皆今天下之人。望為宰相。諫官者。陛下盡用之。此比雲氣草木蹄角羽毛之異。萬萬不伴。豈可翻無歌詩雅頌。以播吾君之休聲。烈光神功聖德。刻于琬琰。流于金石。告于天地。奏于宗廟。存于千萬年。而無窮盡哉。頌略云。大聲風。上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惟仲淹弼一夔一契。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茲之去。如距斯脫。皇帝一舉。群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陛下壽萬千年。

古詩

嘉陵江泛舟孤  
已夷猶。數峰更清尚。危影削波底。疑嵐浮水上。  
遠與城市絕。深將泉石向。水鳥忽東西。溪雲時下上。  
三豪詩以曼卿來。叔期社。默師。雄師。雄。二十二筆。距。擲。如。鷹。才。格。自。天。來。詞。華。非。學。能。

上范青州書為其父赴臆胸縣令而作。又并徐州張刑部書及上徐州。州。卷。諫。議。書。亦。皆。為。其。父。作。縣。而。發。若。今。世。公。范。書。者。子。為。父。謀。言。詞。切。至。亦。攻。於。求。人。者。矣。

與祖擇之書薦孫明復也。云。自。周。以。上。觀。之。聖。人。之。窮。者。唯。孔。子。自。周。以。下。觀。之。賢。人。之。窮。者。惟。泰。山。明。復。先。生。

與狀元君貺書。屬其救文弊。上孫先生書云。辱惠長歌。褒借過實。且曰。攘臂欲操。萬文戈。力與熙道。攻浮。謔此。得介之心。

與范奉禮書。闢其天自天人。自人無感應之說。上韓經畧書。謂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人。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

非常之功今元昊猖狂亦非常也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  
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徧滿天下可恠也  
恠說中略云揚億窮妍極能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筆纂組刊  
鏤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其為  
恠大夫

妖說下略云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孔之道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  
也佛老以妖妄恠譏之教壞亂之揚億以淫巧浮偽之言破碎之  
愚按祖徠先生學正識卓闢邪說衛正道上繼韓子以達於孟  
子真百世之師也揚億不過文詞浮靡其害本不至與佛老等  
而亦闢之峻如此益宋興八十年浮靡之習方開闢所恠也恠  
所作也使先生生乎今之世見託儒者之名雋佛老之說者闕  
之又當如何哉

亂原謂夷王下堂亂是以作宣公稅云亂是以作秦開阡陌亂是以  
作秦襄王太后臨軒亂是以作秦始皇罷封建置郡縣亂是以作

秦漢美人之號凡四十等亂是以作漢武帝數宴後宮奏請多以  
宦官主之亂是以作不反其始其亂不止

畫箴貽君豫畧云吾家君豫才敏而少學為丹青形物微妙吁與其  
丹青木草豈若丹青乃身燁有文藻與其丹青馬牛豈若丹青爾  
德倬為騫由汝聽吾言馨如芝蘭擲膠折筆無污輕純

尊韓畧云孔子為聖人之至吏部為賢人之卓孔子之易春秋自聖  
人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仁原毀行難禹問佛骨表謂臣論自諸  
子以來未有也嗚呼至矣

蠹書魚辭蠹書魚曰夫書豈吾之蠹耶云聲律對偶之言斯文其  
蠹也愚意此亦為揚億發

歸魯名張生宗儒名孟生二生皆脫道士服故名  
貴謀云喪身敗家亡國傾天下由聖賢之謀不用  
救說謂道大壞由一人存之天下國家大亂由一人扶之古言大厦  
將顛非一木所支是棄道而忘天下國家也顛而不支坐而

黃氏氏抄

頓斯亦為不智者矣曰見可而進量力而動其全身苟生者歟  
賈素飡狗嘗吾戶猶捕吾鼠雞知天時有功于人食人之食可矣彼  
素飡尸祿將狗猶雞之不若乎

辨惑天地間必然無者有三無神仙無黃金術無佛六凡窮天下而  
表之者一人也莫貴於一人天地兩間苟所有者索之莫不獲也

蓋始皇求為仙漢武帝求為黃金蕭武帝求為佛勤亦至矣而秦  
始皇遠遊死蕭武帝餓死漢武帝鑄黃金不成吾知必無神仙也

必無佛也必無黃金術也

明隱謂孫明復先生四舉進士不得乃退居泰山聚徒著書蓋有待

也古之賢人有隱者皆避亂世而隱者也彼所謂隱者有四夫之

志守硜硜之節者之所為也聖人之所不與也先生非隱者也

賢李謂李相國迪能妻孫生以女

兵制謂國家之制失在兵驕自 太祖 太宗亟用兵故賞賚厚天

兵革不用或老卧京師或飽食塞上或逸處郡邑或散居

寺郭求嘗荷一戈也而賞賚不削於 太祖 太宗亟用兵時且

有加焉於是日益驕而不可少下茲非兵之罪也失在謀國家者

也

記求康軍老人說劉公隨祥符中為求康軍判官奪還先聖廟侵地

止灌口祠滌祠導山泉入永康城闢西山峻路數事

趙延嗣傳趙延嗣者趙鄰幾舍人僕也舍人死遺三孤女一老乳母

無一區宅一畝田延嗣為營衣食之資身為負擔不避寒暑數十

年如一日三孤女自幼至長延嗣終不識其面既長延嗣西走京

師見求翰林白湯侍郎微之發聲哭哭止具道趙氏之孤且言長

將嫁二公驚媿為迎入京師相與求良士為婿三女皆歸延嗣始

去趙氏門延嗣可謂僕名而儒行者矣吁僕名儒行見之延嗣夫

儒名而僕行者或有其人焉得不媿於延嗣哉

漢論三篇論漢不能盡循周之道皆曹參陸賈叔孫通之罪

中國論闢佛老也云有巨人名曰佛自西來入我中國有厯眉之曰

孰自胡來

丁國然愚按自西方來者佛之徒非佛之身為巨  
人者也佛亦人耳曰巨人者其徒之誕非果巨人也老氏於傳則  
自中國西入胡今云自胡入中國亦未知何據也其治之之法欲  
四夷近四夷中國處中國亦未知其可行否也

季札論以季札此伯夷恐太過

伊呂論謂伊呂功同其心則異伊有存夏之心呂無存商之心

憂勤非損壽論辨鄭康成注文王世子云文王以憂勤損壽之說非

且文王享年九十有七豈為損壽乎夫憂勤天下者聖人之心也

安樂一身者匹夫之情也後世人君皆耽於逸樂壽命不長康成

之罪也

牛僧孺論謂唐文宗問天下何由太平僧孺自謂小康面欺其君且

怨其責成旬日三上章求退其悖亦甚

王爵論謂三代天子稱王自周衰諸侯稱王漢因封子弟為王於是  
僭奪之心生

陰德論略云天地之治曰禍福君之治曰刑賞皆隨其善惡而散布

之夫人不達天地君之治理也焉守小慈蹈小仁不肯去一奸人

刑一有罪皆曰存陰德其大者謂不殺人小者謂不傷一物則天地神

明之所佑也且天地能覆載而不能明示禍福於人樹之以君依

其刑賞人君能刑賞而不能親行黜陟於下任之以臣彼其威權

違天地君而曰存陰禍斯及矣

水旱責三公論謂責三公則君怠責君則相怠若時水旱君則罪已

三公則免

上范中丞書慶 仁宗用賢勉其與丞相李公謁王佐之才罄忠臣

之節

上趙先生書謂昌黎述作有三代制度兩漢遺風今之為文不過句

讀妍巧對偶的當而已非今之人盡不賢於唐之人盡不能為唐

之文也蓋其弊有於朝廷敦好時俗習尚清潔積漸非一朝一夕

也  
上蔡副樞書薦鄆州鄉貢進士(士建中)之文言文之所自始甚宏闊可觀

上孔中丞書云有某官為某官時忠鯁謹直聳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為某官位彌高身弥貴朝廷有闕政不復言則向之忠鯁讜見乃沽名以為速進之媒乎愚謂向非沽名後淫於富貴耳人若不自覺此情於將軍黃金橫帶事可驗此士大夫得志於當世者常常當痛省

上范思遠書亦盛揚(士建中)謂天下(賢)

上劉工部書斥其以佛為聖人

上杜副樞書薦泰山孫先生

上李雜端書謂日月天之目御史天子之目

與士建中書謂方今淫文繁聲放於天下佛老妖淫誕妄之教肆行於天地間周公孔子之道危若綴旒之幾絕先生不救一徒三行

而安居乎

與張洞進士書謂明遠總三十二歲已能斬根莠而塞菁英出紅塵而磨蒼蒼

上王沂公書責其避嫌不用鄉人(恐)師民畧云合天下之公也雖其親昵人不謂之私用一人之私(一)雖其疎遠人不謂之公師民五十歲矣有萬卷書腐於腹中若亦相公洪鑪鉅鎚莫能成誌

上王狀元書乞助改葬石氏七十喪云昔郭代公為太學生家信至寄錢四十萬為學糧有縷服斗門云五代未葬代公即命以車一時載去畧無留者亦不問姓氏代公其年絕糧不能成舉柳河東布衣時坐酒肆中有書生在其側言貧無以葬柳即搜於其家得白金百餘兩錢數萬遺之故代公富貴功業光隆於唐河東文章聲名照映本朝

上孫少傅書云生幸而值如孔子孟軻者同其時居幸而遭如孔子孟軻者同其里則是坐遇孔孟親見聖賢不隔數千百年得其人

而師之不走萬數千里獲其師而學之也凡皆歸慕孫公之說如此

答歐陽永叔書畧云書中且曰類見僕所為文僕文字實不足動人然僕之心能專正道不敢跬步叛去聖人其文則無悖理害教者斯亦鄙夫硜硜然有一節之長也書中又言僕書字怪且異古亦無今亦無為天下非之此誠僕之病也此為之不能也然永叔謂我特異於人似不知我也僕誠亦有自異於眾者則非永叔之所謂也今天下為佛老其徒囁囁乎聲附合響應僕獨健然自持吾聖人之道今天下為揚億其效曉曉乎口一倡百和僕獨確然自守吾聖人之經茲是僕有異乎眾者然亦非特為取高於人適當然也苟必欲取高於人古之聖人莫如周公孔子古之大儒莫如孟軻揚雄古之賢聖莫如畢陶伊尹天下之所尊莫如德天下之所貴者莫如行今不學乎周公孔子孟軻原本係是黑校不敢妄寫

賢惠錄

驛游四方錄婦人女子賢取其介潔惠取其聰敏

徐鉉母貧無宿儲中庭地陷見金銀一缶遽令覆之祝曰天其或者

閱我之貧願二子有位請奉給養不願金銀也二子鉉鏞後皆至

達官

郭氏酸棗人割股肉愈姑之疾君子曰割股之孝非聖人之說李唐明州徑人陳藏器撰本草拾遺言人肉可治羸疾是後孝子多行之郭氏能行於姑難矣哉

趙定母金陵人多通詩書常聚生徒數十人張帷講說儒碩登門質疑必引與之坐開發奧義成出意表景德二年子定登第授海陵從事訓曰無飾虛以沽名無事佞以奉上處內在盡禮居外在活民定遵奉無失

李氏揚州人夫以貿易為事常戒其夫曰無易良雜若取不義之富決一時之意撫其子曰宜以此為心無令流餘殃也



劉工部妻陳氏世居袁州新淦嫁劉式俸薄家貧陳氏曰但奉清白  
吾自執爨母為身累也夫死聚書千餘卷示諸子曰此汝父嘗謂  
此為墨莊今貽汝曹為植學之具不數年立言立之立德立禮相  
繼登進士科

岑頤母盧氏江寧人酷好篇什教子頤以詩書淳化三年登進士第  
曹修古女建安人修古博學以直氣聞明道初言事觸罪自御史知  
雜降工部員外郎知興化軍卒妻孥窮空無以歸吏民思之粹錢  
三十萬拜酌堂下家人未及言女哭曰我先君處朝為聞人以清  
節自立不幸天不與年終于貶所今臨財苟得尚何面目哭泣幃  
中幸持歸無為先君累也吏民聞之慚罷

孝行錄

余為旅人者三十年聞孝子之事必錄之蓋倣歐陽詹南陽孝子傳  
之類也上助史官採摭下勸遠近風俗  
易延慶筠州上高人父喪棄官廬墓旦出守墳暮歸侍母開寶四年

二月丙子墓西北產紫芝一莖至九年春三月丁亥復有五芝十  
八莖生墓側延慶後以慶恩出知端州子綸大中祥符元年及第  
陳宗道江陰軍茶村人以孝悌聞買物不酬價隨言予之人未嘗多  
取之服其德也

郭琮台州黃巖人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之壽母年一百四  
歲旌表門閭

顧忻秦州秦興縣人以母多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雞初鳴具冠帶  
率妻子問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一日更改

朱虎歿湖州武康縣人家貧事母孝一日入山虎負之去因勸聲曰  
虎為暴食我所恨母無託爾天道可無枯乎虎忽棄之於地而走  
如有疾驅之者

許愈宣城人家世儒學父養高不仕愈事父以孝謹聞供給甘旨晝  
夜不怠父之所欲雖千里必致之或隨計偕安輿扶持與妻子共  
食糲糲晨夕事父必盡珍異父年垂八十謂曰視汝登科足矣祥

符七年果登進士第

成象渠州流江縣人母疾割股肉食之母卒廬墓一日三時培土虎豹環其廬而卧象無懼色

商人張氏居越州郭內余與同過姑蘇盤有鮑羹不食吳人謂之問

之曰適禹祠逢事鬼者言食鮑與醬當祭之日祖先不能享懼其厭氣也聆其言遂絕口妻子亦不許食之

王礪南京人策名起家歷典八郡為性至孝五子登科二十孫自狀元堯臣而下及第務學者相繼

論語說

無友不如己者

友者輔仁之任不可以非其人故仲尼嘗曰吾死商也日進賜也日退商好與勝己者處賜好與不如己者處也

子路惟恐有聞

非止聞夫子之道凡聞人之善言善行皆如是

愚魯辟喙

命者稟之於天性者命之在我在我者修之稟於天者順之魯愚辟喙皆道其所短而使修之者也

臧文仲竊位

公叔文子與大夫僕同升諸公孔子曰可以為文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舉孔子謂之竊位由此觀之君子以薦賢為己任子貢言夫子不可及

子貢之言甚而言之也孔子固學於人而後為孔子愚按子貢闢毀孔子者故極言之安定恐後學待孔子太高而自絕於不可學故又為之說如此

孔子稱冉求可使為宰又鄙為小子

冉求有為政之材故曰可使為宰及其聚斂不合正道故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如美管仲之功則曰如其仁如其仁至於鄙管仲之僭則曰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有德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古之取人以德不取其有言言與德兩得之今之人兩失之

孔子見互鄉童子

取以一時之能而不責以平生之行

墓誌

石待舉字寶臣新昌人曾祖祖皆仕錢氏父渥有賢行君幼而奇俊  
灑落天聖五年登進士第慶曆四年通判保州有武臣韋貴者本  
侯家奴以主恩得官至保州管雲翼軍激變石君死之子衍之世  
祿延之東之皆進士

將仕郎湖州長史李君諱軻四預鄉舉慶曆六年釋褐授湖州長史  
銘歎其仕晚位卑

先生胡氏名瑗字翼之泰州人累舉不第景祐中以白衣召論  
樂仕至太子中允為天章閣侍講嘉祐元年卒年六十七葬湖  
州何山先生寶光初始以一命主學東南訓誨諸生過於父兄

之訓子弟諸生有善若己有之諸生有過若己蹈之東南之人  
知以經行為先道德為本寔先生始之也皇祐初米主太學四  
方之士趨之唯恐其後其說謂古者先王養而後任後世任而  
不養况自孔孟沒師道不振故憤然獨立不顧毀譽勤勞三十  
年以教育天下之才為己任其學以體用為先在湖學有經義  
齊治事齊治事者人各治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其在太學有  
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節義者使各以類群居  
講習其從游前後二千人其高弟則錢藻之孫覺范純仁錢公  
輔顧臨吳孜徐積滕甫其著書則有易書中庸義洪範義景祐  
樂議紹興九年錢塘關注又錄先生言行二帙

師道之廢正學之不明久矣宋興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  
孫先生徠石先生始以其學教授而安定之徒最盛繼而  
伊洛之學興矣故本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精實自三先生而  
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語震既讀伊洛書抄其

其要經及其流之或同或異而終之以徂徠安定篤實之學以  
推發源之自以示歸根復命之意使為吾子孫母蹈或者未  
流談虛之失而反之篤行之實泰山書世少其傳其畧見徂  
徠作泰山書院記云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五

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六

讀史

史記

五帝紀

堯之紀五帝自謂擇言之尤雅者著于篇其存古之意厚矣然黃帝  
殺蚩尤與以雲紀官綫一二事若封禪事已不經至(顓頊)帝(嚳)紀皆  
稱頌語非有行事可考(唐虞)事雖頗詳皆不過二典所已載然則孔  
子定書斷自(唐虞)至矣何求加為

夏紀

夏紀多隱括(禹)謨(禹)貢之書(少康)中興書所缺者亦缺自(仲康)帝相  
少康直以世次相承若守文無事者意者(少康)之事遷時已無所考  
欵若(禹)後於(舜)者也謂皆(黃帝)子孫(舜)去帝七世而(禹)反四世又(舜)  
帝族也而側微至此皆事之不可曉者

殷紀

毅紀亦依仿書為之具載興衰相乘者數四未嘗不本於賢者之用  
舍而載紂取亡之事尤詳真可為萬世戒惟湯誥與書本文無一語  
類及盤庚誥民三篇謂為小辛世改衰百姓思盤庚而後作難考耳

周紀

公刘遷豳揚紀謂其子慶節之事載武王伐紂事其跡頗繆視所謂  
湯既勝夏諸侯必服乃踐天子位難易輕重不似矣祭公謀父諫  
王征犬戎書甚悉芮良夫諫厲王好利召穆公諫監諂皆盡言無隱  
三代之直猶有存者欵宣王為太子時流彘之難穆公匿之家以子  
代其死忠勞難於丙吉之護宣帝矣幽王溺褒氏周之存亡遂決東  
遷以後無復足云

秦紀

愚觀秦事不忍言夫然穆公以善用人而始興二世以信讒諛而遂  
亡雖以無道劫天下而國之興亡係乎人亦斷斷乎不可易也太史  
公援賈誼言責乎嬰不能守全秦余始讀之疑焉及觀班固亦平之

對果關其為誤然固謂始皇得聖人之威恐亦身不免於誤耳始皇  
果得聖人之威則何全秦之難守哉

項羽紀 再見漢紀

遷以羽嘗宰制天下而紀之秦漢之間疑已過矣然既君之而又字  
之抑揚之義豈有在欤  
世謂羽與漢爭天下非也羽局嘗有爭天下之志哉羽見秦滅諸侯  
而兼有之故欲滅秦復立諸侯如曩時而身為盟主爾故既分王即  
都彭城既和漢即東歸羽皆以為按甲休兵為天下盟王之時不知  
漢之心不盡得天下不止也身死東城不過欲以善戰白於世略無  
功業不就之悲而漢之心羽終其身不知羽局嘗有爭天下之志哉  
世罪項羽不用范增而謂增人傑增豈人傑也哉增勸項氏第一事  
惟立楚懷王孫心冒懷王舊號稱懷王耳然不知此項之所以滅  
也陳涉當秦方全盛草草不為時以適成忘命一時倉皇奉事慮無  
以號召人心謂秦欺懷王而滅之人心所共不平故不得已託楚自

名若梁籍時其傑已蟬起要惟有道者是從萬民爭起而揀其命要  
惟不嗜殺者是歸豈必楚也哉而乃舉牧羊之豎繆謂已死可悲之  
主設虛偽以愚天下不惟天下不待此而後從項而項氏之滅反由  
此始矣何則項世楚將也懷王立則項當終其身為驅馳增謂梁與  
羽能堪之否乎必不能堪則將置懷王何地乎利於今而不便於後  
智者又將徐審而不敢為况於今本無賴而於後無以處者乎使增  
當是時稍知仁義之說隨宜正揀以殺項氏嗜殺之勢則一時畏懼  
已服之心必將轉而為悅服之心豪傑必不以次引去何以置楚為  
今乃不然無故以弁髦視楚心而無故遺項氏以弑逆之機使高帝  
定三秦則曰如懷王之約三秦既定東嚮百戰爭天下以至垓下之  
圍則皆曰為義帝復讎漢之滅項終始以懷王為說是增之偽立懷  
王者不足為楚也適足為懷地蓋懷王立則羽不能不弑逆羽弑逆  
則羽不容不滅自增此諛雖有智者不能為羽計矣至若明知天命  
在漢而猶日夜勸羽殺漢王則尤愚夫婦人之見尚足與之圖大事

乎且增終始項王之測不聞嘗直諫一語而項王嘗違之羽欲坑外  
黃因十三歲兒一語即止羽豈不可諫者增不諫嗜殺而反勸之杀  
增外黃小兒不若而謂羽人傑可乎然世謂增人傑者蓋由高帝自  
謂能用三傑而謂增有一范增不能用故因亦以人傑歸羽愚謂高  
帝此言特指鴻門逃虎口一事增豈人傑也哉

湯武身致大業自餘小亡成立未有不由已出而可受成於人者身  
不能為而他人借之以立名身之見殺必矣嬰母之止嬰豈獨以  
世亦嘗貴以非出於嬰之身致也楚懷之孫曰心者一旦安受義帝  
之名曾婦人之見不若遣沛公入關以諸老將之言而得之擢宋義  
為卿子冠軍以高陵君顯之言而失之隨声就何足論懷王賢否  
枝梧梧者小柱。轅門古者行軍以車為營兩轅相向為門。軼  
生之軼軼者小柱。軼音濟。未傳之傳音附。古者二十三歲附  
籍五十六歲為老考弱未傳者指不應徭役之人

高祖紀

高祖初以寬大得遣入關然攻戰始猶齟齬自宛之舍人陳說以約降不殺遂引兵而西無不下者及遷定三秦已如懷王約無辭可

以復東用董公仁義說為義帝發喪復讎卒併天下

隆準之準音批。給音殆。休告之告音寧。求盜者停卒之稱音。白帝子注謂指秦昨葉碧菴先生以為西楚。跳於荊陽之跳音。逃建瓴之瓴盛水瓶也。渾音。

呂后紀

惠帝立七年名惠帝子者踐阼復二人史遷皆係之呂后意者示女后專制之變也然口蓋殺高帝子孫在內者欲奪天下而歸之呂大逆无道漢之賊也止專制而已而可紀之哉遷為漢臣子特微辭見意尔

呂后欲王諸呂王陵力爭可謂社稷臣矣平勃阿意王之勃雖卒謀諸呂安劉氏然其切不贖罪若平又何以贖之而反受賞邑三千戶金二千斤耶也上生教帝許無益成敗之數天下既定誤帝為遊叛

者九起卒死於身今復負帝於身后如此平真漢之罪人哉

留侯子張辟疆年十五揣知呂后意勸丞相拜諸呂將南北軍入宮居中用事雖曰早慧實留侯不肖子使非漢方與未艾賣漢天下者尔

漢氏已絕而復續分王子弟力也不然而盡聚之京師殲於呂氏婦人之手無噍類矣

呂后杀其子孫而欲帝母家使母家無少長皆斬而身亦死於崇福史遷備著之為萬世女后戒

后九月閏九月也  
○招兵之悟音

文帝紀景帝紀武帝紀

文紀所載皆恭儉愛民之事一制詔必具以其皆由惻怛之言也景帝特載其政事之常災異之變制

詔不錄之矣至武帝則始終備具著方士之欺謾他不及焉賦

老為之或措  
先生所備

文帝遺詔短喪議礼者譏焉然觀文帝惻怛為民惟恐殤之至死  
篤在帝不失其為厚為景帝者所宜如礼不可苟徇其言自流於  
尔后世不以為譏而反譏文帝何哉

封禪書

封禪之書起於求神仙狂侈之心遷作封禪書反覆纖悉皆以著求  
神仙之妄善矣而猶牽合郊祀巡狩古帝王行幸之常以證封禪何  
耶

方士之說惟以黃帝乘龙上天為誇武帝巡行親行黃帝冢而祭之  
方士尚何辭而從者復道其說為葬衣冠主暗臣諛一至此甚悲夫  
若衣冠不必葬衣冠無此理則論繼嘗辨

河渠書

河決瓠子而南田蚡食邑卻居河北利之進說其君不復事塞者二  
十年其后天子親臨群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實之而水復禹

迹無後災近臣之蔽君與君臣之率作興事成敗之相反類如此豈  
獨水利哉

平準書

平準者桑弘羊籠天下貨官自為商賈買賣於京師之名也蓋漢更  
支景恭儉至武帝初公私之富極矣自開西南夷滅朝鮮至置初郡  
有設謀馬邑挑匈奴至大將軍驃騎將軍連年出塞大農耗竭猶不  
足以奉戰士乃賣爵乃更錢幣乃筭舟車而事益煩財益屈宜天下  
無可技括之術矣未幾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行天下鹽鐵楊可告緡  
徧天下得民財物以億計而縣官之用反以饒而宮室之修於是日  
麗鑿無為有逢君之惡小人之術何怪也然漢自是連兵三歲費皆  
仰給大農宜無復可繼之術矣又未幾桑弘羊領大農置平準於是  
天子北至朔方東至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隔用帛百餘萬疋錢金  
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又一歲之中大倉甘泉倉皆滿而邊餘穀其  
始愈取而愈不足於用及今愈用而反愈有餘小人之術長轉無窮



又何怪之甚也嗚呼武帝五十年間因兵革而財用耗因財用而刑  
法酷涕四海而為鼎生民無所措手足迨至末年平準之置則海內  
蕭然戶口減半陰奪於民之禍於斯為極遷備著始終相因之變特  
以平準名書而終之曰烹弘羊天乃兩嗚呼旨哉

齊民者無貴賤之稱○樂卿買爵至貴者為從九卿加樂明其與  
正卿異○牢盆牢者與之廩食盆者與之煮監器故曰官與牢盆  
○鈇左趾之鈇音徒計反鐵為之着左趾代則也○外繇戍邊也  
○赤側錢名以赤銅為郭○赤金銅也故吾三等金之末

吳太伯世家

太伯逃吳弟仲雍繼立十九世至壽夢始大通中國幼子季札賢欲  
立之不可長諸樊立諒之又不可以次傳餘祭餘昧必欲致國季札  
終不可餘昧之子僚乃立諸樊子闔廬以其非當立也弑僚自立而  
是之禍始萌其後闔廬與越戰死其子夫差報越越又報之卒滅吳  
皆受也嗚呼太伯以三讓而周興季札以三讓而吳亡

讓

身極

矣

伍子胥以父見也以也而奔吳知闔廬之將弑僚也進專諸成其事  
以俟闔廬得政既乃自滅其宗國之楚而鞭所事平王之尸是既弑  
吳之君復弑楚之君於身後報父之讎者如是乎天下豈有無君而  
有父者哉古人不共戴天之義恐非所施於所天之君父也且胥所  
當怨者費無忌也然楚誅之矣夫何其甚

越敗吳於檣李今嘉興也也敗越於夫椒今太湖中椒山也皆云越  
地然則越之境至浙水以西歟

姑蘇臺闔廬所築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虎丘闔廬  
所葬卒十餘萬人治之下池廣六十步深一丈五尺葬之三日白  
虎居其上故號虎丘在吳縣闔門外○太伯冢在吳縣北梅里聚  
去城十里皆注云

齊世家

太公之始封威公之霸諸侯天下莫強焉田氏卒奪而有之悲夫慶

封崔杼之禍晏子仰天下肯盟可謂疾風勁草者矣齊太史書崔杼弑莊公兄死弟繼者三至今凜凜生氣猶足以寒亂臣賊子之膽

魯世家

史載周公作鴟鴞於東土既定已作嘉禾之後載成王泣反周公事以謂入或譜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櫛蚤禱成王病之策而然且謂啓金縢書又周公卒後之事皆與詩書不合

魯歷於三桓三桓皆桓公子莊公弟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無嗣欲立瑛子班叔牙欲立慶父季友鳩叔牙而立班慶父殺班立閔公既又弑之季友殺慶父立僖公而相之故三桓季氏尤強文公薨襄仲又殺適濼及立廢後是為宣公魯君由此失國政廢支至襄而三桓分魯為三軍昭公見逐卒于乾侯孔子相定公嘗毀三桓城收其甲兵及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魯其後哀公立復見逐悼公而後益卑九世至頃公卒為楚所滅  
季文子相三君宣成家無衣帛之妾廡無食粟之馬君子謂其廉忠

然私室日強公室日卑自若也愚謂行父能自毀城郭去兵甲退安臣子之分如孔子之所以謀魯則身為卿相雖妾衣帛馬食粟未害也

洙泗之間斷斷相讓夫子嘆魯道之衰蓋非安行自然之俗則人心漓矣

燕世家

文王易王之世蘇秦謀燕蘇代誤了噲讓國子之而燕亂昭王用樂毅中興艱難極矣惠王忌賢不念厥昭王喜方自救不暇反用粟服敗趙以自敗其從豈必丹軻之謀而後燕滅哉

管蔡世家

管叔誅死無後蔡叔之子仲率德改行而復封且為周卿士然其子孫微甚哀侯不敬息夫人而死於楚繆侯嫁己嫁齊威之女弟而厲於齊靈公紘君自立而滅於楚國不競亦變矣猶未甚害也昭侯耀美喪於楚取禍于常自是讎楚而附吳遷於州來臣下不附閱四世

楚滅之矣

曹叔鐸之後共公成公虜於晉悼公囚於宋隱靖二公更弒迎立已無以為國矣伯陽復好獮用公孫疆背晉十宋而宋滅之使國人之憂遂符叔鐸無所致力於冥冥中矣悲夫

陳杞世家

陳後也國微甚然敬仲奔齊子孫卒代齊有國強於天下果符周太史之占而晉太史趙亦謂甚盛德之後必百世祀豈不異哉近世朱文公則謂太史之占陳氏子孫設為之辭以欺世蓋符命之類也杞微小不足稱述史遷以禹之後特錄之又言楚惠王滅杞而王句踐興蓋越亦禹之苗裔

衛康叔世家

衛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稱後元年出公亡在外四年復入亦稱後元年漢文之稱後元其殆昉於此歟

衛君多亂文公處國家被亡之後獨能輕賦平身自勞與百姓同

苦卒以治稱一國以一人興信夫

衛靈公之生其母夢其為康叔

秦置東郡徙衛野王縣二世始廢君角為庶人而衛祀絕然則衛雖微其亡獨後於諸國且子孫保首領愈於戮辱者多矣

宋世家

世家之首併叙三仁明微子歸周之本心者善矣宣公舍子與夷而立弟穆公穆公不敢忘德將死復立與夷為殤公殤公立十年十一戰而宋始亂是穆賢而殤不肖甚明宣之讓賢也甚公亂不始於宣之讓也史譏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春秋之世無寧國豈皆讓使之然歟其後襄公讓弟目夷不果襄公卒以不用目夷之言而敗向使目夷為之君宋未可量也讓豈階亂之舉哉當是時人君溺私愛廢嫡立庶或以弟弒兄而攘其國子孫干戈相尋者總總也史不之譏而譏宋宣之謀何也且襄公初欲讓國目夷不果則相之知其賢於已也而卒不用知賢而不能用襄蓋妄人耳史反多

其禮讓又何歟熒惑守心景公憂之司星子韋勸其移於相不可移於民不可移於歲又不可子韋稱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侯之果徙三度感應之機何速耶王充論衡嘗斥其妄殆正論也

太史公稱襄公修仁行義其大夫正考父美之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注謂韓詩商頌亦美襄公殆有據之言歟然與今詩序不合而詩序作於衛宏在太史公後蓋毛韓之傳不同爾

史載宋昭公四年敗長翟緣斯於長丘而魯世家稱當宋武公之世武公實為昭公元世祖是史自為矛盾也今考魯世家文公十一年獲長翟喬如追載宋武獲長翟緣斯之事緣斯者而如之祖也宋昭公之四年正當魯文公之十一年是獲喬如之歲非獲緣斯之歲也緣斯於喬如為祖則獲緣斯者為宋武公非宋昭公也二事參考則魯世家所載近是宋世家所載非是也注者以為未詳或者世次尚差當缺疑歟長翟之國名鄭瞞喬如敗於魯蔡如敗於晉蔡如敗

於齊簡如敗於衛鄭瞞由是遂亡其敗於齊當惠公二年穀梁稱長翟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云

阮音耆國名疑即西伯戡黎之黎也○琴操之操蓋取處幽困不改其操之義見箕子操注蓋琴音多以馮幽困之懷也

### 晉世家

穆侯名太子曰仇少子曰成師仇為文侯傳子昭侯封成師於曲沃沃強大亂晉六世而卒併之為武公生獻公嬖驪姬復亂三世而文公入晉始霸襄公有殺之師靈公無道趙氏弑之歷成至景作六卿厲公見弑悼公復興昭公以後政歸六卿矣

晉文侯當周東遷有功平王錫文侯有文侯之命此一時也其後晉文公入周襄王及獻楚俘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賜大路弓矢拒鬯此又一時也史遷乃取文侯命鬻之文公之下義和者文侯字也注者又云能以義和我諸侯誤盜誤矣漢時恐此書未出

黃池之會吳晉爭長而史於吳世家曰長晉於晉世家曰長吳自相

黃氏曰... 趙世亦曰長吳

獻公嬖驪姬殺適立庶而荀息乃以身殉之長君之惡以成其亂陷  
奚齊卓子於死地皆息之罪也史乃許息不負其言息固不負其言  
矣如負國何夫等死耳使息能以死諫君豈不忠且偉歟  
悼公十四歲得國一旦轉危為安功業赫然漢昭帝流亞也太史公  
例言悼公以後日衰語焉不詳悼公稱屈九原矣

楚世家

楚之先出自顓頊有鬻熊者事周文王成王封其後熊繹於楚至熊  
通自稱武王子文王自丹陽徙都郢國始強傳成王益疆子商臣弑  
之商臣自立為穆王及莊王立淫樂三年不聽政且曰諫者死伍舉  
蘇從冒死以諫幡然而改儆儆如太阿出匣所嚮莫敵而能折節服  
義嘗問昂以王孫滿之對而歸嘗縣陳以申叔時之言而復之鄭伯  
袒以逆則退師華元告以情則釋宋較之荆楚諸君此善於彼多矣  
共王敗於晉射中目康王沒公子圍弑郊敖自立曰靈王盟諸侯於

慶封就章華臺而國人怨叛卒餓死申亥之家平王以訕弑初王竟  
續楚初師乃信費無忌之諛亡太子殺伍奢昭王之世奢子胥拔吳  
入郢鞭尸以報國幾亡自是吳日侵徙都都至惠王而太子建之子  
白公勝復為亂賴葉公國再安然是時吳為越所滅楚熱廣地至泗  
上歷五世至威王滅越地益廣矣懷王乃甘受張儀之欺而死於秦  
五傳至負芻秦卒滅之

靈王之族慶封也以封徇曰無効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  
大夫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庚子圍弑其兄之子員而代之立軍人蔡  
然皆笑嗚呼君子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可不謹歟

昭王名琰越世家以為名軫楚武王墓注稱秦項赤眉之時欲  
發之輒頽壞填壓不得發愚往歲聞蜀人趙同年子發謂先主武  
侯墓不可發近見酉陽雜俎載唐有人發先主墓者遇怪不敢以  
此證彼皆合勢或有之歟

越世家

公踐勤苦踰二十年一旦沼吳以雪會稽之耻其志何如哉范蠡功成身退徙齊徙楚復皆顯名於天下材識卓卓乎春秋戰國之上矣向使不以致產自見而退逸山林豈不誠有道之士耶

鄭世家

鄭小國介於晉楚服晉則楚伐服楚則晉伐至簡公世兩親晉楚及子產為卿國安靜者數十年賢之有益於人國如此夫此鄭人哭其死如親戚而孔子亦泣其為古之遺愛也

趙世家

蜚廉二子長曰惡來其後為秦次曰季勝其後為趙(浩父)封趙城始得氏(叔帶)當幽王時去周如晉(風事)獻公(衰事)文公(盾事)靈公至景公世趙朔益專晉滅趙氏孤兒(趙武)後復為正卿生趙簡子滅范中行氏子無恤為襄子平代地滅智伯(趙)視韓(魏)最強六世至(武靈王)變胡服滅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欲南襲秦強於天下矣愛吳娃立其子何長子章作亂餓死沙丘自是無能君當孝成王

魏上黨趙受上黨守馮亭之獻故有長平之禍趙可禦秦者

惟頗牧耳樂乘用而頗亡郭開諛而牧誅趙實自趣其滅於秦何尤

史載晉滅趙之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匿公宮生(武)公孫杵臼與程

嬰以死保脫之趙十五年因韓厥得復田邑而左傳稱武從姬氏畜

于公宮以其田與祈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衰謚宣孟之忠

有謚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是無程嬰杵臼之事

也未知孰是然恐育於公宮者近之若謂賊搜及公宮何甚耶

中山者西周桓公之子趙獻侯十年初立魏文侯常滅之後滅於

趙世家

烈侯好音欲賜歌者田各萬畝得牛畜荀欣徐越三子而止歌者

田然則中主寧有常好而賢者之能變化人主氣質功亦大矣顧

恐戰國之言多誇爾。左師觸龍之說太后俾入長安君質於齊

其幾諫之類歟。簡子夢至帝所襄子得霍太山朱書將興之禎

祥也孝成王夢乘龍上而墜將亡之妖孽也恐隣於怪耳

魏世家

畢萬本周同姓事晉獻公封魏魏武子從重耳反國絳事悼公九合諸侯戎狄以和獻子身為國政栢子共滅智伯文侯尊賢重士得譽諸侯秦不敢加兵武侯之世國尚強惠王好戰而國危子孫日弊於強秦顯公子無忌合從五國國粗立然不能盡用其說無忌卒國不支以至於亡

韓世家

韓亦姬姓本無大功於晉厥以鞍之役勝齊得預六卿子孫無聞人惟昭侯相中不害國以治諸侯不侵伐不害死秦拔宜陽早作高門功業不終其後日弊於秦矣

田敬仲世家

陳佗之子完奔齊為田氏田乞及常皆以大斗予小斗收愚齊民以結其心再世弒逆專其國政而陰奪之蓋不待田和遷康公自立而田乞之孫已為田氏有久矣然威王烹阿封即墨國治強於天下潛

王雖卒於燕亦伐宋割楚侵三晉泗上諸侯稱臣襄王破燕復齊王達四十餘年不受兵五國既滅秦方一旦談笑而取之考論始終戰國諸君其強皆無齊比彼以區區智數攘竊人國而子孫之盛若此何耶豈有媯盛德之後宜然耶周太史之占齊懿仲之下豈或有之耶抑人衆而勝天者耶

孔子世家

史記世家為有社稷人民者作也孔子布衣史遷以附諸侯王之後且贊之曰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歿則已焉孔子布衣至今學者宗之其意尤抑彼而揚此嗚呼吾夫子天而人者也能模寫其盛者惟子思中庸數語及本朝伊洛考亭諸儒若史遷之贊蓋世俗之見猶唐人尊以王爵爾豈知夫子者哉然漢世重首家學而儒術遷之家庭授受本亦知有道家耳而猶知尊慕之若此此孔子之所以為大歟世家載孟釐子期夫子為達者而述其先世正考甫之品銘曰一命而偃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

體於是粥於是糊余口又載老子送夫子之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之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嗚呼然則士君子之涉世當如何其自畏耶

陳勝世家 再見漢抄

勝自王六月而亡然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

外戚世家

史於呂氏譏以非天命孰能當之於薄氏稱仁善於竇氏稱退讓至王信好酒田蚡勝父弟異貪巧則武帝母王太后之戚衛青號大將軍霍去病衛后弟號驃騎將軍則武帝妃衛皇后之戚勸戒昭然而外戚之斂肆亦係於時君矣

衛青本平陽公主家使令者青一旦富貴振天下卒尚公主然謂非

公主失身不可也

為武帝生子者其母無不譴死褚先生贊其為聖賢事雖曰有感之言亦豈入情也哉

余家素貧厄少時以外侮告先人輒令勤學云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蓋常常而然言猶在耳也而不知所出今閱褚先生衛皇后贊見其語為之感愴哽咽云

楚元王世家 再見漢抄

楚王戊趙王遂皆以不用諫謀反誅漢復立劉禮王楚元王祀趙以竇太后不許絕

巨嫂即巨嫂 漢書 義頡侯母

荆燕世家

漢分三同姓惟荆王賈以功封其後擊黥布死

田生以書十營陵侯劉澤澤子生二百金生歸齊明年澤使人謂生曰弟與夫生乃如長安不見澤而以計謁高后之所幸張子卿使王請呂以張本而王劉澤於燕然則田生所干劉澤之書即明年所施於張子卿之計曰弟與云者弟與我施行所畫促之之辭爾澤劉氏也而王諸呂乃出其計其罪大矣故太史公之贊曰劉澤之王權激



呂氏而釋之者弗察謂畫為工畫謂與為堂與夫於干劉澤不言其所言而於干張子卿言之文法之相為先後如此而釋之者弗能察故夫史遷文深遠矣

齊悼王世家

高帝長庶男劉肥封齊朱虛侯章誅諸呂者其次子齊最大其後分七國云

吳楚反時齊路中大夫既許三國而終達漢天子命裨齊堅守與解楊之事同

主父偃來徐甲欲入其女齊後宮不遂則讒齊王殺之亦卒以此誅偃真小人哉

蕭相國世家

高帝起布衣得天下非有八義素服人心故所與同起者帝無不疑之如關中天下根本何每留守而帝自將帝所任者莫如何所疑者亦莫如何也方帝距京索問非用鮑生計遣子孫詣軍何殘族及

自將耶鄴非用召平計悉家財佐軍何幾族其後自將擊燕布非用說容計多買田宅自汙何又幾族然則何雖相帝定天下嘗懷殺死之不服縱何非刀筆吏又何暇經綸之事乎其後為民請死稍欲展布而掖繫也及帝之赦何也言我不過為桀紂而相國為明相是正怒其掠主譽以得民心也嗚呼其亦異於古人所以推誠共治之道哉

曹參世家 再見漢抄后多類此

參自高帝起兵無一戰不預雖非赫赫功而未嘗以敗聞天下既平猶從擊陳稀黥布蓋參與帝終始兵間而不見疑相齊齊治相漢漢治參有大过人者矣而史論戰功則謂之當信之滅論治功則謂其當泰之後若有抑揚之意焉愚謂參明哲保身雖信不能及而立法易守法難參以人豪一遵何約束除吏皆木訥而深刻者輒斥去所以養成漢家寬厚之風雖何無以尚之參其可少哉書稱斷斷兮無他技參之謂矣傳稱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參庶幾焉

留侯世家

利啗秦將旋破曉關漢以是先入關勸還霸上固要項伯漢以是脫鴻門燒絕棧道激項攻齊漢以是得還定三秦敗於彭城則勸連布越將立六國則借箸銷印韓信自王則躡足就封此漢所以卒取天下勸封雍齒銷變未形勸都關中垂安後世勸迎四皓卒定太子又所以維持漢室於天下既得之後凡良一謀一畫無不繫漢得失安危良又三傑之冠也哉然董公仁義正大之說則良不及之使以良之智兼董公之識而為漢謀伊周何尚焉

陳丞相世家

陳平智有餘信矣惜皆流於小人之術耳方楚漢爭雄時平准有反間楚一事然是時楚勢已從縱增不去亦俱死垓下耳反間何等語而可汙龍興之漢使單于闕氏此張儀愚鄭袖之故智也何奇之云使平早計而帝毋若平城雖不奇猶奇矣從攻陳弑黥布凡六出奇訂然使稀布反者平勸偽遊雲夢之矢也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

呂然使諸呂逆者平阿意太后之過也縱火人之家而隨以撲滅言功功耶罪耶代右相勃決獄錢穀之對徒以大言勝勃平無其實也董晉有言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平一時欺君之言後世猶或稱之誤矣始平自以多陰謀懼多陰禍以此足覘其本心云

絳侯世家

周勃從高帝終始兵間晚尤多戰功高后殺手誅諸呂迎立文帝功就大焉厚德如文帝疑謗一聞微太后幾族甚矣功名之盛難居而嫌隙之微當戒也臣夫尤重厚守正平吳楚有大功其爭廢太子爭侯王信爭侯降匈奴徐盧等五人又皆宰相職也反以快快疑之卒置死地景帝尤少恩哉許負相亞夫以從理入口果餓死

梁孝王世家

孝王既僭侈美景帝復失言千秋萬歲後傳於王入則同輦出則同

車卒之(梁王)賊殺表益等大臣幾至變逆者(景帝)之失也(梁王)車服  
擬天子珠寶踰京師卒以憂死五子分王皆國絕富貴者可以觀矣

五宗世家

(景帝)子十三王惟河間王(德)被服造次必於儒者餘皆驕庸然(長)經  
反後亦皆奪之權而國遂貧矣 膠西王(端)賊矣

三王世家

三王者武帝子(齊王)閔(燕王)旦(廣陵王)胥也太史公備述群臣奏請  
皇帝恭讓始終啓復之辭以及三王封策之辭爛然可觀也而不載  
其行事褚先生條釋其後謂(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早夭  
謂(廣陵王)果作威福謀反自殺謂(燕王)謀為叛逆亦自殺皆如其策  
指云愚按(齊王)策曰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永終者堯戒舜之反辭云  
四海困窮則天絕其祿不執中者也今乃用為期望之辭屬之執中  
之下謬矣豈亦王早夭國絕之先兆耶

青社字出(齊王)策蓋泰社備五色土齊東方封以青土故曰受茲

青社

列傳

伯夷

此後漢世無之

太史公疑許由非夫子所稱不述而首述伯夷且悲其餓死為舉顏  
子盜跖反覆嗟嘆卒歸之各從其志幸伯夷得夫子而名益彰其趣  
遠其文逸意在言外諫味無窮然豈知其心之無怨耶  
堯讓許由蓋在周寓言取天下為不足道耳太史公疑箕山上有許  
由家愚意雖無其事嘗有其人歟

載伯夷父死不葬之語與(武王)十一年伐紂事背馳然漢人舊說以  
武王上繼(文王)受命之九年為十一年故云爾

管晏

世之人見賢而稱其賢見智而稱其智未足言知人惟其人方困窮  
時其迹有甚於不賢不智者而已獨有以察其心若鮑叔之於管仲  
千古一人耳然愚謂此管仲之為管仲也君子固窮窮視其所不為

貧視其所不取何至蒙不賢不智之迹耶其論卑而易行其政善  
因禍而為福大史公此論固切中其相齊之要領實則苟於濟事不  
暇顧在我之正守已占於貧賤之時矣晏平仲功業不及管氏而相  
三君妾不衣帛則廉節過之越石父稱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蓋  
名言也宜晏子之敬待然景公相孔子嬰實沮之石父豈賢於孔  
子哉

老子韓非

老子與韓非同傳論者非之然余觀太史公之旨意豈苟然哉於老  
子曰無為自化於莊子曰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於申不害曰本於  
黃老而主刑名於韓非曰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夫無  
為自化去刑名固霄壤也然聖人所以納天下於善者政教也世非  
太古矣無為安能自化政教不施則其弊不得不出於刑名此太史  
公自源徂流詳著之為後世戒也  
老子孔子皆布衣也太史公列孔子世家贊其為至聖至老子則傳

之管晏之次而窮其弊於申韓豈不以申韓刑名之學又在管晏功  
利之下而老子則申韓之發源歟班固謂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  
六經或者未之深察也

司馬穰苴 田氏孫子武 吳起

穰苴之斬蒞賈孫子之斬二姬蓋號令嚴肅雖素卑賤者可將雖素  
不知兵者可使也太史公譏孫臏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  
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於楚卒以刻暴亡其軀嗚呼不  
仁而善用兵亦烏有自全者哉

伍子胥

子胥諫吳伐齊而勸伐越吳不用國遂亡然諫至再三弗聽矣諂人  
太宰嚭在王側又與之有隙矣不能去而之他反私託其子於齊之  
鮑氏而歸以取屬鏹之誅何謀吳之明若是而乃謀身之暗耶初子  
胥鞭平王且申包胥責其已甚答以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君子  
是以知其不終也

屬饒之饒。手。鷓夷革者取馬革為鷓夷。鷓夷楛形也。胥山

張晏注在太湖邊

仲尼弟子

受業身通者七十七人有年名見書傳者三十五人餘四十二人止存名氏

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雖曰存魯不幾已甚歟其機辨儀秦不及也將吏之言未必盡然歟結駟連騎謝原憲於藜藿間而終身耻其言之過於名教之樂為不可尚已

公奢哀字季次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曾點之點作箴巫馬期之期作旗

商君

商君之術能強秦亦秦之所以亡能顯其身亦身之所以滅然則何益矣

蘇秦

秦約從六國忠於六國者一齊魏首敗從約伐趙秦以利害忠告齊魏不可而去之則身名始然矣乃請使燕以報齊食齊之祿而反誤之不忠孰甚焉又宣約從之初意哉嗚呼茲其所以及歟蘇代私於子之設燕已甚復欲為燕以諸侯宜其終不逮秦也

張儀

蘇秦之說六國為六國也張儀之說六國非為六國為秦也欺詐諸侯如侮嬰兒雖均之捫闔而儀又秦之罪人矣然儀之入秦蘇秦實使之雖欲止秦兵於一時而卒以伐從約於異日智者不為也天儀秦友也儀始謂蘇秦以故人求益也秦不以情告儀使共謀六國以縱秦兵而直以權詭激之入秦自貽後患何耶將儀之多詐不可告以情折秦自以不及儀與之共謀六國慮軋已耶夫縱橫之士固不可以常情藥之也

陳軫公孫衍皆燕於儀軫存楚復從容於秦儀死而衍入相秦嘗佩五國相印為盟約長皆皆變無窮之士也

樗里子甘茂

樗里子秦惠王弟名疾滑稽多智號曰智囊魏本於此為惠王將多戰功為武王相使周周敬之其後為昭王伐蒲胡衍受蒲金說之而去豈智有時而窮歟然其言曰後百歲當有天子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北豈智料之所能及或者攻數學歟否則傳者妄也

甘茂相秦拔韓之宜陽其後勸秦予韓武遂懼向壽公孫奭之讒奔齊使楚卒於魏其孫甘羅年十二為秦使趙廣河澗之地秦封甘羅為上卿復以甘茂田宅賜之

穰侯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舅也立昭王諸昭王兄弟之不善者滅之威震秦國穰侯將相之權三十年歲伐三晉以廣地天下皆西鄉稽首其後越三晉以攻齊范雎譏其非遂以遠交近攻之策說昭王奪之位而穰侯斥矣

白起王翦

白起以穰侯薦為秦將其斬殺之數多而載於史者凡百萬不以數載者不預焉長平之後秦民十五以上皆詣之而死者過半以此類推秦之死於兵者又不可以數計也蘇代說應侯問之起不復為秦用而賜之死自秦而言雖殺之非其罪自公理而言一死何以盡其罪哉

王翦為始皇伐楚面請美田宅既行使使請美田者五輩後有勸蕭何田宅自許者其計無乃出於此歟王翦諸人之輔秦蓋凶德之參會言今之極變不可復以常事論也太史公譏翦不能輔秦建德而偷合取容嗚呼是何異責虎狼之不仁耶

孟子荀卿

太史公之傳孟子首舉不言利之對嘆息以先之然後為之傳而傳自受業子思之外復無他語惟詳述一特富國強兵之流與騶衍迂怪不可究詰以取重當世之說形孟子之守道不變與仲尼菜色陳

蔡者同科奇哉遷之文卓哉遷之識歟蓋傳申韓於老莊之後者所以譏老莊而傳傳于髡諸子於孟荀之間者所以長孟荀也荀卿年五十始自趙學於齊三為祭酒後為楚蘭陵令春申后死而卿廢卒死於蘭陵葬焉嫉世之濁而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著書數萬言此亦能守道不變者故太史公進之與孟子等堅白異同者注云汝南龍淵水可淬劍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白所以為利或辨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此其為異同嗚呼士論之無稽至此世道如之何而不壞墨翟之智注稱公輸子將為攻具將攻宋墨子至郟設拒攻之具凡九屈之

孟嘗君

田文謂其父田嬰相齊三王齊不加廣而家富累萬金不見一賢者徒厚積以遺子孫而不謀齊文既得政故招致食客常數千人宣齊之加廣矣然卒以此見忌於其君而不能安其身乃遺秦穰侯書以

自伐其齊又相魏西車秦趙與魏合五而戰至於威齊卒之齊魏亦共滅文封邑而子孫遂絕豈惟不能廣齊且削齊矣豈惟不以遺子孫亦無子孫之可遺矣豈惟辱國而亡家且聚天下任俠殺人六萬家於薛壞薛之俗為暴桀矣譬之千金之家銖積寸累而致一且有黠慧者出揮金如土聚鬪雞走狗博博無賴之人以索其家乃疏於人曰吾好客其真好客者耶其不肖者耶周公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髮好客宜無以加之矣不聞其如孟嘗之好也然則孟嘗非能好客也曰嬰家不幸生不肖子耳吁

平原君好客僅得一毛遂孟嘗君好客僅得一馮驩而二君者其始皆不能知之尚何以好客為哉愚謂二君者不足以知二子而二子歸之者以貧無聊如祿仕於亂世免死而已其後因事而顯殆非二子初心所期也二君其亦幸而得此二子歟

平原君虞卿

去讒而遠色固尊賢之道也平原君以賓客稍引去乃斬笑覽者表

人頭雖曰人情所難然已甚矣耶鄆之急得毛遂以合楚之從得李  
同募死士以須楚魏之救耶鄆之獲全固平原君力也然向使不受  
上黨之嫁禍則趙必無長平之敗亦必無耶鄆之圍平原之功於是  
不足贖誤國之罪矣太史公謂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耶鄆幾亡  
非歟而譙固乃稱長平之陷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可何惑也  
秦攻長平虞卿勸趙附楚魏以和秦而後秦可和趙不聽故秦卒不  
和而趙大敗其後趙將割六城事秦虞卿使於齊以謀秦而秦反和  
趙及魏欲與趙約從則卿亟勸成之卿無言不効無謀不忠大要歸  
於結和鄰國以自重而使秦反輕此至當不易之說也與一時東西  
裨闔之士異矣棄趙卿相而與故交魏齊俱困大梁以著虞氏春秋  
其必有決烈之見而豈其愚也哉  
為卿而食采於虞史不載其姓氏以里。槃散整貌意即踳跚。  
檐登之簠有柄之笠

魏公

無忌用侯嬴朱亥之力竊符矯命以赴平原之急其後在趙用毛公  
薛公之諫趣駕歸魏以却強秦之圍此四人者皆隱於屠沽博徒無  
忌獨能察而用之五國實從威振天下雖非正道而能為國家之重  
過平原孟嘗遠矣然侯生朱亥之計力又非毛公薛公之正論比也  
突鑿王受秦反間用無忌不終十八歲而魏亡悲夫

秦甲君

說秦昭王不伐楚而出身脫楚太子於秦可謂智能之士矣一策不  
謹而卒死李園之手与嫪毐毒發同歸惜夫有朱英之謀而不能  
何必珠履其客為也

范雎蔡澤

范雎辱於魏齊賴鄭安平王稽竊載入秦離昭王母子兄弟舅甥之  
親而居相位以快一己之恩讎盖亦勞矣然卒以任鄭安平王稽二  
人敗而罷夫爵祿非酬恩之具也顧材所堪耳况竊之君以私所  
恩耶范雎以口舌攘穰侯之位而蔡澤復以口舌攘之雎所謂螳螂

黃氏曰范雎... 卷之六



捕蟬黃雀在後也然攘侯以君臣骨肉之親則雖攘之也難范雅當  
若臣疑阻之際則澤攘之也易雖遠交近攻之策真有益於秦澤特  
羈困之餘竊富貴耳澤始非雅以離間昭王母子兄弟而得之澤勸  
雅功成身退心雖私而論則正矣

鬲者曲胙也。夏育衛人力率千鈞此為貴育之育

### 樂毅

樂毅為燕報齊誠師出有名矣而盡取寶物祭器輸之燕仁義之師  
不為也徇齊五歲下七十餘城而營即墨猶未下者齊王保於營有  
困獸覆車之勢齊方憤發而毅之師已老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其  
勢然也夏侯玄許以湯武之事何甚耶然毅以諛去適趙趙父母國  
也報燕惠王書稱中臣去國不繫其名不効戰國反覆復為趙而  
燕去就無憚傳之子樂間亦然故高帝過趙復封其孫樂叔者於樂  
鄉信義之入於人深矣然則樂毅非戰國之士也  
汝篁之篁注云竹田為篁

### 廉頗閻相如

閻相如庭辱強秦之君而引車避廉頗廉頗以勇氣聞諸侯而肉袒  
謝相如先公後私分棄前憾皆烈丈夫也勇却各得其所矣然先之  
者相如也趙奢治賦不少貸平原君之家而平原君因為之王而用  
之君子不多奢之行法自近而多平原君之以公滅私也括輕易取  
敗無足道括母言父子異心之狀可謂得觀人之法李牧養威持重  
戰無不勝與頗齊名而頗牧皆察於讒人郭開之口趙之亡忽焉悲  
夫

### 田單

田單守即墨使妻妾編於行伍間此李同教平原君之故智也

轆音衛車軸頭。畫邑之畫音獲

### 魯仲連鄒陽

魯仲連關新垣衍帝秦之說引鄒魯不肯納齊潛王之事為證可謂  
深切著明矣然解邯鄲之圍者平原君力也非仲連口舌之所能介

也射書聊城使其將自殺而城見屠此不過為田單謀耳縱當時無仲連書聊城無救勢亦必亡亦非甚有功於田單也射書何為哉使連能說單無屠聊城而射書於城約其將善降或說燕無殺其將而使其將歸燕以救聊城之命皆可也連釋此不為射書何為哉彼不預吾事而預之是為出位惟不以爵賞自累而輕世肆志焉故得優游天下如飛鳥翔空然然直以為天下士則未也

屈原

張儀既欺楚原勸殺張儀秦昭王欲与懷王會原諫無行懷王皆不能用遂至兵挫地削亡其六郡客死於秦為天下笑原之忠謀亦自笑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反讒之楚而遷原江南原悲憤作懷沙之賦自投汨羅以死

原稱三閭大夫者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離騷者猶離憂也汨羅者汨水在羅故名

漢年二十餘仕漢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絳灌等妬其紛亂出為長沙王太傅意不自得弔湘賦復召見宣室文帝嘗前席焉頃之拜梁懷王太傅數歲懷王適馬死賈生自傷為傳無狀哭泣歲餘亦死年三十三

塊軋音若央乙

呂不韋

初秦子楚為質於趙不當立呂不韋傾貲說華陽夫人立之是為秦襄王先嘗獻其姬於子楚生子政是為始皇帝遂得相秦專其權而亦卒以此見侵飲醜死

刺客

太史公傳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五人謂介然不欺其志愚謂惟豫讓為君報仇之志為可悲餘皆在愚殺身非人情也荊軻所交田光高漸離之流多慷慨輕生至今讀易水之歌使人悲惋軻視諸子材氣殆優焉雖然果何哉其所謂志而足稱道哉

批逆鱗之批白結反出荆軻傳注

李斯

斯以無道殺天下趙高亦以無道殺斯此天也而自謂以忠死不已愚乎

穀抵即角抵兩兩相當角技角力。指鹿而左右皆曰馬因給二世齊戒尋遷之望夷宮殺之與秦紀所載小異。高引璽上殿殿欲壞者三與桓玄地隔之事同

象恬

恬自蒙驚世為秦將殺天下而并之秦天下既一恬復暴師十餘年城斬萬餘里塹山堙谷以除直道同惡相濟凶德參會死有餘罪矣臨刑不自悟乃歸罪於絕地脈然則凶人吉其凶被固安行之不如罪之莫大於殺也

張耳陳餘 再見漢抄

耳餘少為刎頸交起從武臣北畧趙地武臣敗立趙王歇秦攻趙張

耳與歇保鉅鹿陳餘軍其北不救後張耳貴讓陳餘陳餘解軍印去張耳將之同入關羽封耳常山王而封陳餘三縣餘反楚襲常山耳歸漢漢遣耳同韓侯下趙斬餘而耳為趙王頭會箕斂者以人頭數出穀而箕斂之。傳音戲以物掉之也。泚水之泚音遲

魏豹彭越

彭越有大功無反意既以疑間掩捕論罪遷蜀青衣矣呂氏又詐使人告其反族之何忍哉

黥布

布起驪山之徒以兵厲項氏嘗為軍鋒得國九江南面稱孤矣漢使隨何說之歸漢遂城楚垓下王淮南及信越誅而布大恐幸姬啓嬰竟以反誅愚謂布非反漢漢非少恩勢使然耳夫越於漢非蕭曹素巨服者比也群起逐鹿成者帝敗者族方雌雄未決不得已資之以濟吾事事濟矣同起事者猶在則此心不能一日安故其勢不盡族

黃氏曰抄  
史記四十六卷  
之不止也故矣乘時微危者未有不滅其身惟嬰母之賢為不可及也

淮陰侯

信虜魏破代護平趙下燕定齊南摧楚兵二十萬殺龍沮而楚隨滅漢并天下皆信力也武涉蒯通說信背漢而信終不忍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也不知功之多者忌之尤今日破楚明日龍奪齊王軍方信為漢取天下漢之心已未嘗一日不在取信也高帝平空親信無過蕭何者矣而且疑之况信耶信有必誅之勢而無人教之以蕭何避禍之策張良為帝謀臣使其為之畫善後計猶度幾焉而躡足之誅召信會兵垓下之策皆所以甚帝之疑而置信於死者也失職快快謀反見誅雖信之罪而夷三族嗚呼甚矣

韓王信盧縮

信以韓王廢孽從漢復封韓既而漢疑之徙王太原數被匈奴兵遣使求和解漢又責讓之遂走匈奴高帝是以有白登之圍疑之為患

如此盧縮與帝居同里生同日學同師平生至相得非有大功而王之燕帝之於縮厚矣亦以貳心自成疑懼而走匈奴此則縮之罪也然信稱巨擘乞代蠻夷僕之縮亦為蠻夷所侵嘗思復歸二人者皆非有大惡而疎遠取疑失身至此不亦悲夫此信之子類當信之孫嬰與縮之孫他之皆脫身匈奴而復列侯漢廷也陳稀慕魏公子之為人監趙代遣兵而賓客餘千乘卒於見疑而以反誅此尤庸妄可為戒矣

歛望據注是二字歛者决別而望者怨望。羽檄者插羽於檄取其急如飛鳥也

田儼

田儼自立為齊王秦殺之而儼之弟田榮逐田假立田市怨楚之不殺田假不從入關不得王榮乃并楚所立之王曰田都田安及田市而自王兵敗見殺榮之弟田橫又立田廣為王為漢所滅橫走保彭越越歸漢橫走海島天下既定高帝召之未至三十里自殺其客二

黃氏曰抄  
史記四十六卷  
人亦自殺從留海島者五百人聞之皆自殺田氏兄弟之有人及得人如此異哉然死傷勇矣

樊鄴滕灌

樊噲起自屠狗從高祖多戰功諫止秦宮脫難鴻門功尤雋焉然人有惡其黨呂氏高帝立命斬之軍中斯亦烈矣

鄴商聚兵四千從高帝於沛積戰功為曲周侯其子

灌寄給呂祿而太尉遂得入此軍安劉氏預有力焉

夏侯嬰脫高祖於亭長時脫孝惠曹元於彭城大敗時聞關兵間已

立戰功自高帝初起歷孝惠高后文帝嘗為大僕終其身蓋謹信可

親之人歟

灌嬰起自販繒從高祖騎射戰功居多其後不為諸呂擊齊而共立

文帝遂致位宰相蓋武健而有定識云

張丞相

傳為張蒼作也至漢末位丞相者皆附之蓋漢初丞相皆功臣自灌

嬰死而張蒼繼始以文學好律呂至

申屠嘉又自御史大夫叙遷然能剛毅守正至景帝之世丞相備位僅存名氏太史公不復為傳而褚先生直取韋賢以不繼之於魏相稱好武於邴吉稱有大智於黃霸稱以禮義為治其後韋元成父子相繼徠衡十年至丞相皆歸之命有慨嘆不滿之意矣

物故注云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然則士馬物故者亦以死而無能於事故以為死之稱而此傳稱冀幸丞相物故者以御史大夫望丞相之死而遽遷言非以材德選也

酈生陸賈

酈生為高帝下陳留高帝賴其兵食遂以入關所繫大矣然以善其令而夜半賊殺之與之善者不亦難乎此戰國傾危之餘習宜其卒窮於辨也陸賈兩使尉佗使漢越無兵爭天下陰受其賜多矣時時說稱詩書新高帝馬上之習社稷靈長終必賴之矣其後知太后將王諸呂不可爭迺病免家居及諸呂將危劉氏則出為陳平畫策

誅之動靜合時積之宜而功烈泯無形之表漢初儒生未有賈此也而太史公屈與酈生而傳豈以其辨說歟未建以母死無以為喪而受陽侯金所謂行不苟合者安在嗚呼此其所以惡也

傅靳蒯成

傅寬靳歙從高帝兵間始終無困辱蒯成侯周緄軍年利不利終無離上心高帝憐其愛我云

劉敬叔孫通

婁敬脫輓輅胡格羊裘見天子曰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此其質直不徇流俗已可覘其胷中之所挾持者矣勸都長安逆覘虜情皆磊落出入意表惟結和親紼雖能寬一時之急未免遺萬世之弊耳叔孫通所事且十王皆面諛取親貴既起朝儀得高帝心然後出直言諫易太子然向使高帝未老呂后不強度如意可攘太子位又安知其不反其說以阿意耶隨時上下委曲取容名雖為儒非婁敬比矣

季布案布

季布廷斥樊噲橫行之說使高后不復事兵然則孝惠高后之世海內無事衣食滋殖季布力也布故勇將不為技養而有老成安靜之言斯可尚矣案布挺身就烹以雪彭王之冤所以警悟高帝何如哉嗚呼非烈丈夫其孰能乎於此

表盜晁錯

絳侯元勲也淮南王帝親弟也盜晚出為郎背斥其失跡而明絳侯無罪諫止淮南王遷蜀者亦盜也盜以故名重朝廷下趙同之參乘却夫人之同坐申屠相稍不為禮則折脇之盜始以強直自矜者欬沮梁王之謀雖以忠見賊迹其平昔亦非自全之道矣晁錯峭刻紛更與盜素相疾輕挑六國之禍盜卒得以計誅之死又其分也。表盜不絕劇孟云緩急人所有此言可以處世

張釋之馮唐

張釋之論長者及其守法不阿馮唐之論將皆質直有古大臣之風

釋之之結鞶狂與張良之納履類也以素昧則張良難以貴重則釋之難

主臣陛下

萬石張叔

萬石君家謹厚而已而父子皆致二千石已過矣慶備位丞相於孝武多事之世何哉衛綰車戲士天資偶亦謹厚而景帝相之且謂其可輔幼主夫帝謂臣夫非必主臣宜綰之見取欤

張叔李刑名而能慈愛君子蓋取節焉直不疑償金已非人情之正况周文溺擗行詐彼何為者而皆致位通顯夫石石家以誠得之而竊慕者亦僥倖殆流弊欤

田叔

叔以死事趙王教既仕漢為丞舒案梁王燒其籍使景帝母子相安相魯能格其君之非叔蓋堅忍有用之才非如石石君徒曰長者而

已

褚先生附載田仁任安事衛將軍不見知而趙禹遴選於一臨問之頃兩人皆立名天下夫衛青右戚家徒以衣裳取士而以將百萬衆何哉

扁鵲倉公

扁鵲姓秦名越人得長桑君禁方能洞視五藏期趙簡子之寤起魏太子之死(香)相侯無疾望而退走果不可藥又能隨俗為變斯亦奇且巧矣乃為李醢所忌而見殺太倉公淳于意即女子緹縈父也得乘陽慶禁方倉公既以緹縈免刑召問醫治緹縈悉如欵案吁士亦何以術為○魏太子事注云時魏已滅百二十餘年其字誤按抑傳聞誤欤

吳王濞

封國不過百里名山大川不以封(濞王)吳五十三城且擅山海之利是置之死地也漢承秦滅(六國)之後徒見(六國)之昔為諸侯王者無

不地黃民衆而不知古制不其然也宜無以善其後欵

魏其武安侯

魏其侯竇嬰竇太后從兄子也方景帝酒酣失言千秋萬歲後傳梁王嬰獨引高帝約折之太后憎嬰輒病免傳栗太子而太子廢數爭不能得復病免嘗為大將賜金千斤金盡予軍吏而首進名將賢士之在家者蓋亦賢於人多矣卒以失勢快亡友使酒不遜之灌夫以觸負貴好權之由紛紛胥以滅雖死不悔可不悲哉與時消息之機勞謙終吉之義士大夫不可一日不拳服膺也那黠漢一書已抄入第一冊可觀

朝請注云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辟倪音与脾晚同。

轅下駒者小馬隨母使頭於車轅下。首鼠兩端首鼠一前一却也。蘇舌見灌夫傳。

韓長孺再見漢抄

韓安國之仕梁也言於漢雖為梁飾非言於梁亦能為梁免禍賂田

蚡得仕漢其進雖不以正其辨王恢諫擊匈奴藥石武帝於尚安顧不偉甚越明年王恢挑禍匈奴安國默默為之護軍雖以不戰歸而兵端自此大開安國亦卒困兵間死矣志在富貴不知不可則止惜哉

李將軍再見漢抄

李廣才氣天下無雙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流涕亦可想見其人矣方武帝有事匈奴諸校尉才能不及中人以功取侯者數十獨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卒不得侯且死非其罪廣自恨殺降所致然則豈非為將者明戒耶。陵降匈奴隴西之士皆用為耻亦可想見其俗之風節矣

昆邪之昆音魂大黃者弩名色黃而體大

匈奴

傳之叙匈奴詳矣大抵以其視中國為強弱夏道衰而狄始大及周之興惟命之曰荒服周道衰戎狄又世世為患秦并天下築長城頭



曼單于遂為之北徙既而中國兵爭冒頓復興雖高帝不免白登之圍非其視中國為強弱哉然嘗論之秦漢之待夷狄不可復以三代比也三代以天下為公諸侯各自為守設不幸有警方伯連帥以諸侯兵驅之而已然不常有也秦漢以天下為私自京師去匈奴塞上皆天子所自制邊塵稍驚勞民萬里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故秦之備胡不得不出於長城然此毒民之事悖謬之舉適以自斃不可為也故漢之求安不得不出於結約雖婁敬遣公主之說不可用若孝文皇帝賜之書有曰天不頗覆地不偏載使兩國之民若一家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跋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嗚乎大哉言乎文帝之心天地之心也持之堅行之久至孝景世終無大寇武帝即位之初匈奴信漢自單于以下往來長城下無忌矣乃一旦無故自為狙詐於匈奴兵連禍結使天下生靈肝腦塗地然匈奴益驕亦終不我服曰視文景之世得失何如哉我太祖時不過因李漢超輩使自為之守而邊烽之警自不接於廟堂愚故嘗謂守在四夷三

代公天下之事也兼愛南北文帝得處之之道也內兼制諸夏如漢而外因疆圉之臣以禦邊如三代其待夷狄之得自有天地以來未有如我太祖者也不使守封疆者久任世襲而欲身制萬里如在目睫天下無是理也武帝窮追且不能得其要領夷狄之患如之何不日接於中國耶

谷蠡音鹿離匈奴官稱

衛將軍驃騎 再見漢抄

衛青者奴隸鄭季之遺孽而霍去病其甥也漢武帝以青之姊曰子夫者為后因生事夷狄而官青曰大將軍官去病曰驃騎將軍公孫敖嘗脫衛青於難亦官之至將軍青之長姊嫁公孫賀賀為將軍且至宰相其餘侯者非兩將軍親戚則其門下人也他日貳師將軍亦以後官故生事大宛而使之貴帝平生窮兵黷武使海內蕭然觀其所由往往為榮宮妾地爾而曰春秋大復讎之義其誰欺欺天乎且受園與媵書未可以讎言也文景和親相安已久否而嚴守備則置

一李將軍匈奴不敢久塞矣何紛紛為

平津侯主父

平津侯公孫弘見讀漢書抄

主父偃姦險無賴小人其致身青雲特自速族滅之禍耳何足汚齒  
頽哉惟諫伐匈奴一書不當以人廢言然他日勸築朔方俾襲象恬  
故步者即今日舉秦事以諫伐匈奴之偃也何耶其勸分王諸侯則  
撥拾賈生之緒餘也其勸徙豪民實茂陵則剽竊婁敬之陳言也何  
能為漢庭決一策耶而取大臣金取諸侯金自謂日暮途遠自分倒  
行暴施以至於齊而劫齊王殺之以游於燕而陷燕王殺之召平日  
昆弟賓客戒其毋入偃門以一切踈絕之何哉偃之為人也其自取  
覆滅也固宜為偃之族者可悲耳

南越尉佗自此漢抄無之

南越稱帝文帝以德懷之而稱臣南越既稱臣武帝以詐召之而輒  
反越雖夷狄人情亦槩可知矣用樓船十萬師一旦夷以為郡豈不

大快然使五帝三王處比亦有文帝之懷柔而已夷狄在万里外而  
必貧之何哉

東越

漢初稱越者凡三南越今二廣之地尉佗居之閩越王名無諸居閩  
今為福建中越東海王名繇居東越今為永嘉則皆越向而後也閩  
越圍東甌漢救之徙東甌於江淮間而閩越遂為東越東越以反誅  
漢盡徙其民江淮間而東越之地遂盡又有繇王者亦東越苗裔以  
斬東越王降漢封東越侯万户太史公謂禹之餘烈云

朝鮮

朝鮮王石渠者其祖名滿本燕人出塞居秦故空地本無預中國事  
也涉何為武帝生事其國漢卒盛兵以滅之為真番普寒臨屯樂浪  
玄菟四郡漢固貪矣右渠負固自取滅亡亦何愚也

西南夷

唐蒙食枸醬於南越知其蜀物道西北洋柯江而來也遂使夜郎以

黃氏曰... 為犍為郡而治道指牂柯江北通南夷也司馬相如又言西夷印作  
暗可置都自是通西夷道數歲道不通西南夷又數反上用公孫弘  
之言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矣張騫見蜀布印竹杖於大夏知  
其從東南身毒國來而印之西二千里可到也自是天子注意誅滅  
西南夷諸國為七郡惟滇王者楚番裔也以首善不誅與夜郎皆受  
王印云

七郡者犍為牂柯越雋益州武都汶犂汶山。拘醬者拘音拘木  
似穀樹其葉如桑用其葉為醬醎美。印竹杖印山之竹節高中  
實可為杖

司馬相如 再見漢書

相如文人無行不與吏事以賦得幸與倡又等無足行簡冊者亦無  
足多責惟封禪書禍漢天下於身後且禍後世罪不勝誅相如信  
威敵國名重太山大手何人亦冒其名嗚呼禹聖神也而有張禹之  
禹湯與王也而有張湯之湯人相如命世人豪也而有司馬相如之

相如故曰人能美名名不能美人彼聖賢之名亦有時不幸而辱於  
小人也

相如之賦果何為者耶景帝之不好此人情之正也而武帝溺焉焉  
呼於身則求薰長王於兵則窮威万里於宮室則千門万户而於文  
則好相如之賦飄飄有凌雲之氣皆類也於是武帝之志荒矣

讀史記踰月其文往往暢達隔千歲如覲面斯亦奇矣至相如傳  
游獵賦殆不勝闕闕蓋文所以載理安有不闕義理而可以言文  
者哉往歲嘗過村學堂見為之師者授村童書名小雜字句必四  
字皆器物名而字多隱僻義理無闕余竊鄙之然本其所由作特  
以識器物之名於世尚為有用今游獵所賦草木禽獸句亦四字  
排比積疊皆世所希有怪誕不切世安用此又不得與小雜字比  
也世或珍異之何哉此偶去手復讀他傳如脫荆棘而履康莊欣  
快可知然世之好賦者烏知不笑余不識古文奇字顧余之所言  
者理爾他非所知 鱸鮒也水玉精淡沙棘紫盧橘世俗多用以

稱批把今按游獵賦云盧橘夏熟黃柑換批把而善柿夫盧橘反與批把並列則盧橘非批把明矣郭璞注蜀中有給客橙冬夏華實相繼通歲食之謂即盧橘也意者橙橘惟十於冬而反橘夏亦大故率之以為重牧右山以物二名為蒲陶俗今并問撥也。魏扶又為車古者諸侯副車九乘秦成九國置八十一乘名屬車

淮南衡山

淮南厲王母本趙王張敖美人事高祖有娠而留趙貫高謀反美人建繫既生厲王恚即自殺其後厲王謀反自殺厲王子安謀反自殺子衡山王賜亦謀反自殺恚氣之所鍾如此然厲王推辟陽侯殺之辟陽侯死有餘罪非過也晉孫恩以逆死妖黨謂其為水仙淮南王安亦逆死方士謂其為仙而上升小人羞諱文飾之言類如此而淮南難大之事至今為口實然則黃帝烏喙禹湖之事又可信耶。自三代選宰之法容士無教養溢出為縱橫之說戰國四豪復淵藪之餘風到漢未泯而天下為一無所復售其姦往七諸侯之好事者若

陳豨若梁王若吳楚王若淮南衡山王無不以游士敗者士習之所趨可畏哉學校既興科目繼之士心始有所底然則為人上者其可不以人才為意而經議學校科學鄙天下士者蓋未之思也

循吏

孫叔敖使民自高其車得誘民之術也公儀休不受魚謹律身之常也石奢以父殺人李離以過聽殺人皆自殺皆難能之節也

詞空政反

與地國輿猶盡載之義見淮南傳

汲黯

汲黯再見漢史

汲黯論帝多欲勸帝無起兵諫帝迎彈邪王切責張湯苛法而拳拳願出入禁闈補過拾遺切直忠盡漢庭第一帝稍聽之何至下輪臺之詔耶

鄭莊委曲禮下雖少鯁諒之風然內行修潔沒無餘財與汲黯等此太史公以之同傳歟

酷吏

自此漢史無之

太史公於(武帝)征伐事先之以(文景)和親匈奴信(漢)然後論兩將軍連年出塞又必隨之以匈奴入塞殺畧若干於今酷吏傳先之以吏治烝烝民朴畏罪然後論十酷吏更迭用事又必隨之以民益犯法盜賊滋起然則匈奴盜賊之變皆(帝)窮兵酷罰致之威刑豈徒無益而已哉至於禱祠百出則各隨之以若有符應之言於求仙無方則各隨之以終不可得之言遷之微文見意往往如此而(武帝)之無道昭昭矣若其禍殺民命不知幾萬萬(桀)(紂)之罪遠不至此蓋與奏皇同歸惟其輪臺有悔顧命得人(高文)之澤在人尚新(漢)之天下賴以不絕耳若夫萬世公議亦終不謂(帝)無道者(秦)滅儒術(武帝)興之天地民生之所恃以立者在是也然則先立乎其大者可不務乎沈命法沈者匿也命者亡命也。○推塊者發家一云推殺人而埋之

大宛

甚矣小人逢君之惡何甚也(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嘗罷之矣

張騫言可通大夏天子復欣然為之是窮民西南之禍不在(漢武)而在張騫然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得月氏要領其後復使烏孫亦不得其要領聞關萬里困苦終身蹇果何利於此自是棄骨肉於萬里外以妻烏孫自是沒士馬於萬里外以取宛馬天下騷動耗費鉅萬萬騫又果何利於(漢)嗚呼甚矣小大逢君之惡者不可曉也太史公曰禹今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以為光明其上有醴泉瑤池今有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嗚呼太史公之論善矣然後世辰轉浩襲之妄又豈止太史公所闢而已哉蓋自是有譯西域書為中國語者又因崑崙之說附會之為須彌山亦謂日月相避隱為光明而更加張大謂周須彌之山為世界者凡四日所至為晝而去之則為夜然天下安有是理哉若果如崑崙須彌之說則日月之避隱常相等齊安從而無晝夜長短之分日月之避隱常不相見安從而無晦望交蝕之異日常滿月亦當常安從而月有虧盈進退之不同出沿山之東入

循山之西其地皆遠當僅見日輪之隱約日之方中居山之腹其地獨近當尤見日輪之顯大今日之出沒皆見其紅而大日之方中獨見其淡而小何也豈近反見其小而遠反見其大耶日東循山而天下曉當以地里之遠近漸次而曉日西轉山而天下昏當以地里之遠近漸次而昏管之東日出以寅則幽之西當以午幽之西日沒以酉則營之東當在晝今地里不問遠近出沒皆以寅酉何也豈避隱不以漸行或晝夜不係日月耶夫日月東浮而西沉日行速而月行遲朔望有寒暑無差交會剝蝕皆可預計吾儒歷法盡之矣易曰明出地上晉又曰明入地中明夫天體包地日月出沒其間行黃道赤道而有長至短至此有目者所共觀皆可稽而信故日月之說無出於吾儒所置曆象之法矣彼為崑崙彌之說者何所稽以為信也運行之遲速交蝕之度安彼亦可得而言之否耶彼亦果見日月之隱隱遠從空中來又隱隱遠從空中滅而於東海西崦果不相着否耶蓋異說雖從西域未實皆譯之者附會中國非聖之書以張大

之而不復計其事之實也禹別九州固非能際天所覆然天地之中氣所聚而人物生焉者大抵亦不出此過此以往則天地四垂之論荒忽不治聖人所不言也騶衍所謬為大言九之又九九之又九謂禹之九州不過天地間八十一分之一而譯者十萬億國土之說緣之興矣不思周天三百六十三度四分度之一日月星辰之所經紀皆可紀見陰山之雪以夏而日南之郡北戶天地間豈無紀極哉嗚呼出之譽異端而其自小者謂吾儒大過知造化內事而彼所言者造化外事也自今觀之彼所言造化內且妄矣况外乎造化果有外譽雲氏當未往空虛中不假父母陽陰氣以生又若於寒暑而死矣然則佛亦厭世俗煩苦而求所謂寂滅耳說本不若是其誕也說之誕者譯者附會之過也皆中國奸人之言也故因太史公斥崑崙之說而併及之

游俠

朱家周人之急家無餘財而終身不自以為德太史公慕焉郭解折

節限人人為解殺人解不知而公孫弘誤解太史公尤為之痛惜愚謂朱家誠賢矣為人忘已墨氏之弊而解之見殺則亦其平昔嗜殺所致孔子有言古之聖者為已孟子亦謂窮則獨善其身士亦何必務名譽出於尋常之外也哉。解之甥疆人酒見殺灌夫亦以疆田蚡酒忿亂族誅夫酒者所以行礼而其弊至此世之好疆人飲者可

倭幸

倭幸辱國旋亦誅倖

滑稽

三年不蜚不鳴之語楚世家以為伍舉說齊王今滑稽傳又以為淳于髡說齊威果孰是孰非耶楚莊王時三言未分今載優孟諷諫齊王預有齊趙陪位韓魏翼衛之語而扁鵲傳載扁鵲起號太子於已死考其時號已亡百一十餘年又其可信耶自古可怪可笑人情樂聞之說往往轉相附會未必盡有其實我朝東坡蘇公一人世豪傑

其善於笑談喜納浮屠故至今譁浪俚談類必託之東坡佛印且曰東坡之見辱於佛印者如此而本無其實也嗚呼其殆此類歟西門豹為鄴令除河伯娶婦曲盡其術蓋愚民久已成俗若徒論之以理制之以威雖暫止必復作殺人將終不已故使巫覡三老先自赴水問河伯為之首者自畏死而不敢為後無為之首自不待禁而絕此仁者之術而智之事也褚先生以附滑稽何哉

日者

金馬門者宦署門門傍有銅馬故以為名

傳為楚之卜人司馬季主作也謂宋忠賈誼問卜於市而季主歷詆士大夫之為非自陳卜者之為貴始有取其譏世之言而載之歟然未必皆其實也果其實則亦小道致泥放誕不孫人也士大夫雖未必皆賢然必士大夫布列中外上自朝廷下達郡縣上綱下紀共為扶植而後庶民得以生息於其下所謂代天工者也若卜之為伎不在農工商賈之列浮浪竊食又不得與庶民之良莠比顧乃等計利

害自逞得計反讒士大夫之不肖何異衣食於祖父而反笑祖父之無聞知而朱忠賈誼反屈於其說哉愚故曰未必皆其實也而乃傳之者不得志於當世之忿心爾

龜策

三代之興各以卜筮決疑漢興因秦太卜之官歷考惠文景未嘗講試武帝延百端之學太卜大集然倚以卜兵事賞賜至或數千萬而誅滅者不可勝數則卜非其卜矣褚先生附載著龜之說頗詳若宋元王以神龜強國之事則伎藝之言非有識之論也

太史公自序

談生遷能以文章世其家揚名後世亦可謂善繼人之志者矣然談垂死涕泣之囑惟以不得從封泰山為恨而遷述之豈遷亦不知封禪之為非耶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六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七

讀史二

漢書

董仲舒

自孟子沒後學聖人之學者惟仲舒其天資粹美用意純篤漢唐諸儒鮮其比者使幸而及門於孔氏親承聖訓庶幾四科之流亞矣若其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如許正論前無古人其後能見之發揮者惟伊洛諸儒嘗見之行事者惟諸葛孔明所謂漢賊不兩立成敗利鈍不暇計者也嗚呼至矣

賈誼

天資其高議論甚偉惜不聞孔孟之學然一時無與比者其後經畫世變故皆誼遺策

汲黯

黯以純剛至正之氣卓出漢庭之右自天子以下皆嚴憚之黯言雖



不用漢之增重亦多矣子曰張也慾焉得剛黜廢幾無慾者歟後世士大夫一為利祿所汨雖飾以仁義累千萬言豈復有是痛快令人心開目明者哉嗚呼黜所謂人中龍也

陸賈

賈以詩書說高帝一時群臣無有也賈以呂氏欲王諸呂而病免豈忍一日苟祿於君側既病免復傳會將相以誅諸呂又豈忍一日苟忘其君此亦一時群臣無有也嗚呼賈廢幾以道事君者歟史以酈陸朱劉叔孫同傳朱建叔孫通不足道也食其廢幾知擇君婁敬廢幾能自奮然豈賈儔伍哉

蒯伍江息夫

蒯通口給不在儀秦下會真主出與故無所售其姦伍被歷歷與淮王辨初若通於漢者故史氏謂忠不終而詐讎然伍被豈能忠者哉九傳中所述皆漢庭對吏之言歸過於君以冀免死被豈能忠者哉江充以巫蠱危太子息夫躬以巫蠱危東平以踈陷親固之論當矣

愚謂邪說之陷人皆由乘間而入故君人者不可不以明理為務禍福各以其類至天下安有巫蠱之理

萬石衛直周張

石慶衛綰皆所謂忠信之人特未學耳以之為三老助教化厲薄俗可也宰相非其任矣直不疑之償舍周仁之取袴類不近於人情而仁以密見狎出入宮禁殆闈官之廢又非不疑比也若張歐雖刑名學而有仁心其幾乎

文三王

三王者梁孝王代孝王梁懷王也大抵漢於諸王不教以禮義而乃大其封邑適所以禍之

袁盎

諫趙談驂聚正論也實則恐其害已戒申屠嘉禮士善言也實則媿其輕已盜平生挾詐率此類也

晁錯

孟子所謂盆成括之流且其言兵事徒民實塞等議蔚有文華至賢良策則絕無義理蓋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言小小計數則可奉大對非所長也(文帝)賜民田租却自入粟一事始不為無補於(漢)

張釋之

釋之守法識大體為(漢)廷尉第一于定國非其比也

馮唐鄭當時

馮唐論將數語我朝 藝祖嘗用之西北諸將可為萬世法鄭莊推轂本立朝第一事然四郊置驛則戰國四豪之餘風非孔子舉爾所知之意矣莊事君無所臧否而所引又皆與利之人故莊盜名者也非為國者也不足以玷張馮汲黯諸賢之後

竇嬰田蚡灌夫

竇嬰田蚡灌夫三人 班贊所謂凶德參會者也愚按嬰為將賜金不入門蚡為相驕橫占田宅嬰以(景帝)欲傳(梁王)犯顏力爭蚡迎(淮南王)霸上私納交以成其惡嬰雖他未見過人者其賢於蚡則萬萬矣

蚡驕教以召禍夫狼資以成釁嬰不幸與夫交亦淪胥以敗耳初嬰以栗太子之廢屏居南山下一聞高遂之說愴然而改使嬰失勢之後早得賢士大夫交聞知幾遠害之論其庶乎

賈山

山以(文帝)賢君不免田獵之娛故勸以親賢講學為務所以致君之意極善傳言不能為醇儒蓋謂其不專守一經耳非以其行已不醇也

鄒陽枚乘

本未免戰國游士之餘習能持正論可嘉乘諫(吳王)書尤明切

路溫舒

溫舒一疏切中時弊蓋自(武帝)後法益煩苛(宣帝)初即位溫舒與一掃除之論者謂其切中(宣帝)病則非也時帝未有施行溫舒以言尚德緩刑見喜不責以微事而遷為廣陽私府長正猶仲舒以言修德更化見喜不使之立朝而遠為江都(易王)相敷奏以言

四

明試以功循名責實之意果如是乎要之武帝本心實不在修德宣  
帝本心實不在尚德雖曰喜之非能心誠好之也二帝終身之所行  
已占於此時矣

建明(宣帝)之世王吉之外惟温舒耳其說皆萬世君臣當服膺者  
王吉所言者大體温舒所言者一事王吉儒者温舒忠信之人

韓安國

安國長厚好靖(武帝)好大喜功故帝雖器之而卒困焉

景十三王

(景)十三王惟(河澗王)最賢其學甚正雖當時士大夫亦鮮及之餘率  
驕恣自滅大率(漢)之封建非特城邑過制亦失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之意故適足以禍之耳

李廣

廣之材盡出一時之上廣之功盡出一時之下或者謂其有悔而廣  
亦自悔其殺降廣之不過其以是欤若我朝曹武惠提兵百萬不妄

殺一人富貴與(宋)無極嗚呼盛哉

廣邊將材於守右北平見之使(武帝)志在息民專任李廣足矣

李陵

(武帝)區區欲侯一貳帥故借陵以成其功陵不屑卒以無救而敗悲  
夫有天下之大者奈何以人材之良民命之重為追悅嬖妾計哉

蘇建蘇武

子卿之節千古一人

衛青霍去病

衛霍皆以威颯用霍能大言阿意故尤見寵任要之(武帝)之兵從欲  
之兵也則亦向往而非私哉

二人皆孟子所謂民賊班氏之傳每一出兵即繼以匈奴寇邊殺略  
多少明二人非能禦寇乃寇之招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二人之罪尤  
者

看衛霍傳須合李廣看衛霍深入二千里聲震夷夏今看其傳不

直一錢李廣每戰輒北困躓終身今者其傳英風如在史氏抑揚予奪之妙豈常手可望哉

陳勝吳廣

秦之煩勞天下可監也已

項籍

項王非特暴虐人心不歸亦從來無統一天下之心既滅咸陽而都彭城既復彭城而割滎陽既割鴻溝而東歸皆是羽按甲稱伯之秋不知高祖志不在小天下不歸於一不止也

張耳陳餘

耳餘號刎頸交其為交可知矣後卒如其說云

魏豹田儋韓王信

以故國之後乍起乍滅無足多論者

韓彭英盧吳

班史以此同傳者謂韓彭英以大功盧以舊恩皆不克終惟吳芮傳

國五世者得人心有道也垂訓之意深矣

荆燕吳

齊以燒楚積聚有功封澤以田生權激呂氏封濰以近親藉其鎮撫

封濰獨以叛誅者以有山海之利班贊謂山海不以封是矣

楚元王

楚以好學禮賢開國故戊雖以叛誅而辟疆德向皆世濟其美漢之宗英於斯為盛歎不念厥紀而附賊秦以自覆其宗豈復有心人也哉傳中山陵一事可為萬世戒

季布欒布田叔

季布俠士欒布田叔義士叔尤長者

高五王

趙隱王以鳩死趙幽王以幽死趙共王以憤死燕王建有子亦見殺

惟齊三肥獻城呂氏之女幸脫虎口甚矣呂氏之不仁也肥子朱虛

侯竟能手誅諸呂復安社稷嗚呼真高皇帝子孫哉

曹參

曹參天下甫定遠相侯國此所以獨不見疑於高帝也然又安知非有心於遠之耶

張陳王周

良善謀漢亦善自謀陳平詎謀功不補過王陵守正周勃則重厚盡之亞夫重厚而守正惜景帝之不知也

樊鄴滕灌傅靳周

噲而力士商亦戰功居多世謂寄賣友非也古者大義滅親况呂氏依憑城社小人耳無事與之相接義當去則去之何友之足云耳夏侯嬰四朝驂乘忠信可知灌嬰為呂氏將兵而與絳侯謀可謂知義傳寬新歎昔戰士周繼才不逮之而有忠君愛上之心以功名自終宜矣

張周趙任申屠

張蒼福人周昌直諒趙堯以術傾周昌之任任敖特以舊恩用申屠

所謂好剛不好學者乎然亦賢於人多矣

司馬相如

相如素行不謹立朝專是逢君之惡或者猶以其文墨取之不知大入等賦封禪等書正其逢君之具也吁尚足置齒頰間哉

公孫弘

言西南夷事不聽自是不復廷爭難以置朔方之便即謝以不知其便若是弘之曲學阿世大率類是其徒董仲舒膠西遷汲長孺內史皆欲置之死地此後世權姦薦顏真卿使李希烈之陰謀也凶慘若此又不止阿世而已秦誓曰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遠之俾不通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大學曰唯仁人能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嗚呼非斯人之謂而誰謂歟買臣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非不能得也希旨而偽屈耳弘亦姦哉

卜式

漢書四十七卷  
式輸財以逢君而富民莫應於是乎有告緡之令式願父子死邊以  
逢君而諸侯莫應於是乎坐酌金失侯者百餘人牧豎無知禍人乃  
爾吁

兒寬

寬為內史勸農桑緩刑罰殆循吏也而曲說傳會以贊封禪之决卒  
與相如同科惜夫

張湯杜周

張湯杜周皆以人主意為獄而湯子安世匿名迹遠權勢周之子延  
年輔霍光以寬厚復孝文之舊政皆能擁昭立宣功在社稷子孫世  
守與漢無窮賢者蓋前人之術其効乃如此

張騫

行險僥倖為國生事

李廣利

武帝以聲色故欲侯廣利以犬馬故欲兵貳師而廣利為貳師將軍

焉嗚呼其凶德之參曾歟

司馬遷

遷以邁往不群之氣無幸受辱激為文章雄視千古嗚呼亦壯矣惜  
乎其未聞道也蓋吾夫子病紛卜者之誣民也討論墳典斷自厲虞  
以下訖于周周衰不足以訓復約史記以修春秋百王之大法盡在  
是矣今遷之所取皆吾夫子之所已棄而遷文足以詔世遠便里巷  
不經之說間亦得為萬世不刊之信史斯說也聞之故師席王宗諭  
文貫

武五子

觀侯太子幸益知教太子不可不謹

嚴助

守會稽數年不聞問其才可知徒以押闔取寵亦以押闔誅

朱買臣吾立壽王

皆武帝私人折難大臣者壽王難禁弓矢視難築朔方者優焉然室

將非周鼎之說則排優取寵爾

主父壮

反獲傾老之士

徐樂

王頌瓦解一書大要可觀惜其駁處多

嚴安

嚴安一書言武帝靡敝中國結怨夷狄而其後則謂郡守之權非特六卿豈慮根本既耗或有乘時而起者耶

終軍

終童少年能文章一不幸白麟音木之對又不幸言而中皆所以盛其氣而趣其顛也嗚呼安得以白露簾殿之詩而告之

王褒

帝所幸宮館褒輒為歌頌太子體不安褒以誦讀虞侍然則褒以文為優戲者歟

賈捐之

羅朱尾一議豈特有益當時亦可垂詔萬世惜其交揚興以噪進自罹石顛之譏鋒也然君子不以人廢言

東方朔

朔周滑稽之雄也然未嘗有一語尊人主於非至其却董偃諫起上林對化民有道三事忠言讜論如矢斯直一時文墨議論之士既有髮髯其萬一者乎

公孫賀

賀以戚嬸父子並位公卿無德而祿其及固宜若其悲泣不受宰相印綬則漢事從可知矣

劉伯璽

侯太子之變使宰相得人明太子之無他察江充之傾危抗章武帝身任安危之託猶庶幾也而使屈釐當之悲夫

羊千秋王詵

二人為相於傳陸侯輔幼主之日尸位而已無足論者世率以是議  
光不選任賢能而徒取其易制不知漢自武帝來宰相之具位久矣  
受遺詔者大司馬則宰相之實蓋在此而不在彼也張安世社延年  
皆一時之選而光皆以之自副光豈棄賢者哉特其不孝不知宰相  
為重終以具位者充之耳

揚敬

敵具臣耳憚有行能而以自代取禍惜乎

蔡義

王訢之徒也

陳萬年

萬年以善柔取顯達其子咸以使訢取憂患皆非中道

鄭弘

弘昌兄弟皆能吏而弘為優

楊王孫

王孫平生厚自奉養死遂羸葬非矯世也矯過以自文也何傳為

胡建

建小有才斬御史以立名自作不靖之一端圍捕蓋主之慮以取死  
非大節所繫死傷勇矣

朱雲

雲狂直未得遂退之中道願斬張禹一語萬世而下讀元城史書悶  
悶者至此未嘗不心開且明若執熱之濯清風也嗚呼雲亦一時英  
傑也哉

梅福

福歛畝不忘君賊莽僭竊則一旦飄然遠去賢於揚子雲諸人遠矣  
云敬

敞奮不顧身以收其師而為賊莽用胡不充其所以事師者事君耶

霍光金日磾

霍光不孝無術三尺孺子亦習聞其說而忽之愚觀漢自武帝五十



餘年騷動疲極之餘海內蕭然幾無所措手足光以弘毅開濟之資  
託六尺之孤身四海之寄訖三十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復發昏立  
明卒金甌無缺之天下以昇之是中興漢室者非宣帝實霍光也彼  
其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畏謹未嘗有過每出入下殿門進止不  
失尺寸屹然天人也故成就之大若此雖曰未孝吾必謂之孝矣豈  
後世泛上文墨議論若私意小智以為術者能與於此哉故嘗謂三  
代以後身佩安危若博陸侯若諸葛武侯若郭汾陽人品雖各不同  
皆百世不可及若霍氏所少獨盛滿之戒耳不然以功論之雖伊周  
亦何以尚茲

自彈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天資篤謹與博陸侯同上下而  
又不敢以夷人先中國似帝少不敢受遺詔之時其器識皆遠過於  
光使日磾為光當其歸政宣帝謙讓不受時必能奉身而去之矣日  
磾之後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亦宜哉

趙充國

趙充國老成持重為國家計為民生計而功名之念不入其心漢世  
諸將孰能與比其謂明主可與忠言謂老臣不以餘命重為陛下明  
言誰當復言之者篤信力行不迂就不回撓凜然古大臣之風烈又  
非恃才智而已也嗚呼使充國得任天下當知此兵矣柰何獨使之  
參兵謀而已耶

辛慶忌

慶忌為吏所在著名而居處恭儉可謂賢矣王莽秉政辛氏遂發其  
子孫又皆無負於漢云

傅介子

介子賣金帛誘樓蘭而刺之使堂堂大漢無故行盜賊之行於夷狄  
惜哉彼小人兮又何翅蝶螫之弊而已

常惠

遠兼制西域以力不以德古帝王不為也故奉使西域者類無足道  
波善於此則常惠優焉蓋其合諸國兵攻龜茲尚能聲罪致討王歸

黃氏曰抄  
罪姑翼即斬姑翼一人而還度幾王師之體不生事夷狄也况惠與  
蘇武使匈奴俱有不降之節耶

鄭吉

攻破車師遂護鄯善以西南道迎日逐王并護車師以西北道西域  
都護之置自吉始

并延壽陳湯

鄧支叛漢斬其使驕慢而暴湯發諸國兵與延壽伐之未為生事但  
矯制成功不可以訓

段會宗

會宗之為都護生而西域敬其威信死而諸國為之立祠孰謂夷狄  
不可化誨懷服也哉

雋不疑

不疑剛而能斷其引前贖以折戾太子特一時應卒之機耳於經義  
則未合蓋昭帝親受先帝天下太子久廢君臣之分久定使戾在

亦不過退就藩邸奉朝請耳與衛鞅不受命而自立以子拒父者非  
類也

疏廣

二疏知足乎古清風不欲以多財益子孫過尤人當服膺者

于定國

定國身為九卿猶迎師身執弟子禮今無是矣為廷尉十八歲不遷  
今亦無是矣

薛廣德

廣德見小而沽激

平當彭宣

當辭封宣乞骸皆小廉自矯非大臣進退之義

王貢兩龔鮑

四皓自縈之士

鄭子真翁介之士不為王鳳詘知人

嚴君平僻學其不忘與人為善之意則美

王吉事昌邑甚得輔弼之義上宣帝一疏可謂通達世務不合即歸不為祿仕漢儒學識正大出處無媿董生而下子陽一人而已班孟堅以次逸民之後未為知言四皓鄭嚴誠逸矣王陽逸乎哉

貢禹所告元帝皆太上質素之說亦萬世人君所當知但當時政在恭顯不言而言此所謂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此其為腐儒

龔勝言董賢忤哀帝意莽秉政乞骸骨莽借竊不以一身事二姓清矣舍每拜輒病免亦知大勢所趨而不辱其身者乎

哀帝時丁傅並進董賢貴幸鮑宣反覆切諫雖昏如哀帝亦為感動不誠而能若是乎莽雖以其不附也誅之宣蓋死有餘榮矣

郭欽薛翊栗融禽夔蘇章曹竟皆不仕莽世薛方僅以知免郇越亦病去官

郇相紀浚唐林唐尊皆仕於莽大節已虧清於何有

韋元成

元成失爵作詩自劾復爵作詩自著嘉有富貴而已耳

魏相

奏行便宜白四方盜賊水旱等事皆有益國家獨其持刑太嚴復霍氏之怨太過未可謂真賢相

丙吉

相有纖怨於霍氏必報吉有大恩於宣帝不言相以嚴毅藉意吉以寬大輔政丙魏之不可同日而語明矣

眭弘

孟言災異至使漢帝禮天下其以妖言死宜矣

夏侯勝

勝撲直無他腸若下人謀上之告亦幸中耳

京房

宴見元帝指謂石顯事自足傳世餘說未然

翼奉李尋

皆夫子所謂小道可觀君子不為者也

趙廣漢

守潁川郡中震栗守京兆發姦如神非不一時大快人意而元氣索然矣况其善用鈞距率先以詐令相怨咎告訐成風若繩以古聖主之法其在所賞乎抑在所誅乎此猶其操切之過耳光在事光光死迎伺微指斬其關謂非傾危徼利可乎疑蘇賢訐其客罪賢疑祭畜敬賢父上書殺畜事下丞相案驗復上書告丞相謂非姦私縱橫可乎然則殊死之刑雖漢法嚴慘非廣漢自取之而誰哉

尹翁歸

守東海東海大治守扶風扶風大治溫良謙退家無餘財翁歸其能吏之賢者乎

韓延壽

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聘賢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鐘鼓管絃盛升降揖讓煥然三代

之遺風其守馮翊也傷昆弟之訟田移病自責訟者悔謝轉相勅厲周徧二十四縣莫敢以辭訟言者孔子所謂為政以德有耻且格非歟而以僭上之道竟坐棄市斯人也而有斯罪也是耶非耶或有之議賢議能議功猶有可言者而卒不得免焉望之傷善忌能之乘於是大矣其後望之亦身以無罪誅君子謂出乎爾者反乎爾

張敞

敞能吏也而以經術自輔不醇用刑罰其守京兆也惟廣漢與敞為久任職班氏稱其治畧循廣漢而發姦擿伏不如嗚呼而愚以為此其所以勝於廣漢歟

王尊

尊能吏所至卓有可觀

王章

章直臣雖王鳳所舉而不附鳳

盖寬饒

寬饒訐以為直不孫以為勇無忠言讜論可益人國者而以不得遷  
失意不快至發為憤激之論稱(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若四時之  
運功成者去嗚呼是何言歟闕下之誅非不幸也

諸葛豐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豐以司隸收許章而去節豐於是乎  
可以去矣何待詔御史之及哉

劉輔鄭崇

輔以諫立飛燕罪崇以諫寵董賢誅(漢)事去矣

孫寶

孫寶能更大節不撓當孔光等誣誦賊莽功德時從容拆難可謂盛  
寒之松柏

母將隆

隆劾董賢奏傳(太后)賤賣官婢不附王莽

何並

並為吏尚嚴而清潔無私

蕭望之

班孟堅稱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近古社稷之臣愚謂以望之視恭顯  
邪正判然以忠受誅誠可悲矣迹其平日天資忌刻亦有取禍之道  
也丙吉賢相也而輕之得無代之為御史大夫而見其寬大勝已乎  
不然吉為三公望之何以過之而輕之耶韓延壽良二千石也而劾  
之得無以其代為馮翊而見其聲名軋已乎不然延壽在東郡時事  
已更大赦於望之何與而劾之耶論霍氏一姓擅勢實本於獨不除  
用之私沮張敞不可為三公實原於入粟爭論之私古者乘田委吏  
為之而望之不胥郡國古者上大夫下大夫一毫不相越而望之與  
宰相鈞禮古者祿以養廉周急不繼富而望之使御史買賣私所附  
益凡十萬三千曾是而可謂社稷臣乎當宣帝時吏治雖明而高帝  
立國之意已失恭顯用事而(元帝)蠹壞之萌已形使望之為社稷臣  
正當愛護善類同心輔佐以絕小人之根否則亦有王子陽之去而

已夫何排賢去智共為操功坐視小人之橫而不問俟其羽翼既成  
處優游不斷之世方與分朋植黨以爭勝負嗚呼事勢至此雖伊呂  
末如之何矣况望之乎

馮奉世

馮奉世矯制攻之大率與陳湯事相似而無其跌蕩之過

宣元六王

宣元六王(元帝)賜東平(思王)璽書及賜王太后(璽)書義理精純文辭惻怛殊有  
益風教

康巨衡

史高方輿望之有隙而衡為史高用已失進身之道矣及身為大臣  
坐視石顯之橫而不敢言則將焉用彼相哉

張禹

禹貪污滲黨賣國為姦漢氏之亡於斯決矣

孔光

光不至如禹之賣國觀其許傳(太后)事其心亦尚知有是非鄙夫患  
失噤無一語遂成王氏之羽翼與張禹同罪嗚呼其美患失之為禍  
慘也

馬宮

鄙夫

王商史丹傳喜

王商剛毅不平王鳳史丹忠懇卒全(太子)傳喜噤虛有識不順傳太  
后皆戒曉之瑞也商遭難而納女丹功成而燕樂惟喜也守正不阿  
至再益堅不肯一日苟安其富貴嗚呼喜其尤賢者乎

薛宣

宣吏才有餘而仁恕多愛可謂賢矣為相雖厲吏譏其無大體終亦  
無罪可言

朱博

博游俠耳平生為吏所到輒出奇譎以逆折其人以操持其下真小

人之才也傳太后非禮求稱尊號攬權縱橫傳喜以骨肉之親猶不肯苟順而去之傳乃投機貢諂竊取相權仰藥宜哉

翟方進

方進為司直旬歲而免兩司隸為相九歲中傷尤多蓋無一而非私意為之大抵志於嗜殺者未有不還以自殺也方進之死何必資麗言星而後見哉

谷永

託儒為姦為王氏羽翼罪不勝誅

杜鄴

為王氏腹心可罪言丁傳於哀帝之世却是正論

何武

持心仁厚立朝正直賊莽惡其害已而殺之哀哉

王嘉

嘉之事哀帝也剛方不撓開陳婉切可謂大臣矣方帝欲侯董賢嘉

上封事為止數月既而下詔封賢詔語侵及股肱嘉如是可以去矣夫此不為後數月因口食又言其後益封賢二千戶又言彼漢何等法彼哀帝何等主而嘉可免乎哉

武嘉師丹

班氏稱武嘉區區以一賞障江河丹與董宏更受賞罰愚未敢以為信然也武嘉本以剛正之資居大臣之位苟得中主而事之去董賢者流如殺狐兔耳何江河之足云而武嘉豈一簣之資而已哉適不幸遇哀帝武嘉所當明行藏之幾爾丹以師傳居三公官封帝舅諫封后父諫傳太后求尊號又諫傳引經義開陳婉切惟不敢言乞骸骨一語未免失言彼董宏何人斯而以此參較勝負立賞罰又何足計哉士君子惟論是非耳

楊雄

雄淡泊而柔弱富貴既非所好節義又非所能故唯欲以文字名世方其年少氣銳誠慮未定故艷相如之為又賦甘泉賦河東賦校獵

財長楊哆然不啻便足及乎年至慮易昭若發蒙惛然自悔前日之  
為也復擬論語擬易竟以顏諸儒之列矣嗚呼惟為淫辭曼語中其  
殆枚足風埃脫身塵澆者乎不然西蜀又一相如矣然儒非徒文之  
可名也必道德深醇而後可以言儒必出處無媿而後可以言儒漢  
世之儒唯董生其次王陽可耳雄美新投閣大節已虧儒於何有  
按傳中皆雄自序類多文飾之辭非信史也

循吏

文翁之在蜀庶幾為生民立極之類矣黃霸之教化朱邑之慈祥龔  
遂召信臣之感厲勸率民心服從捷於影響非所謂至誠而動者乎  
從世從事於一切以御其民而曰古今異時教化不可復行於今也  
嗚呼亦弗思其甚哉

酷吏

鄧都公廉而敢諫守北邊匈奴遠却為治雖尚嚴首惡之外未嘗濫  
誅班氏顧以之首酷吏何哉愚嘗反覆之終篇而後知古人用意之

深未可輕議也大抵刑法之酷未必足以禁姦而適足以激民之姦  
漢自高皇帝以寬大立國其將相大臣又相繼以清淨為治涵養休  
息至於文景其民無不樸畏自重而都乃獨先之以嚴行法不避貴  
戚其意若曰不畏強禦而已而斬斬無餘味風俗遂為一變未幾審  
成以陰劾之資而劾之自審成趙由之後乘多事之衝而甚之於是  
張湯之徒定律令王溫舒尹齊之屬復以事湯得志一時相帥皆務  
於酷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繡衣直指斷斬郡國亦且無可柰  
何推所自來誰實昉之夫貴戚犯法而避之固不可然天下獨無中  
道乎凡治道去泰甚者且矯枉一過其正其流弊乃爾愚故謂鄧都  
非酷吏也而酷吏實自鄧都始也傳之酷吏之首庸何辭古人所謂  
作俑之戒於斯信矣後世有大資剛正而疾惡太甚者盍亦少思哉

貨殖

傳首所叙備極古今之變可謂本本原原之論矣讀之今人三歎所  
傳自計然以來固以紀事變之始而以子贛參其間則不可之大者



也夫子所稱貨殖云者若曰富貴在天有志於道有所不必問而賜乃未能忘情焉則於進學有妨未至於頽子之廢焉耳豈若後世生產作業孜孜於利者哉且以子貢孔門高門而下與區區頽拾印取者同科以織瑕而污拱壁又豈所以為賢者諱耶雖然以貢之賢而微有貨殖之心已為班氏所辱如此為吾徒者亦可以戒矣

游俠

此傳議論極正大可垂訓萬世

佞幸

此傳立名極佳謂佞而見幸也贊稱愛之適足以害之一語尤切萬世而下幸之與見幸者皆足以戒矣

匈奴

五帝三王無富天下之心已所自治者不過千里以待諸侯而又卿大夫食采在焉自侯服以至要荒以至要荒之外皆使各臣其民各賦其土而已不過以德為天下之共主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用是道

也何夷狄之足慮哉書所稱猾夏云者謂者苗頑不即功化思所以治之使無一夫不被其澤焉耳自秦去封建而郡縣之必使天地寸天悉為已私斗粟尺租皆入王府并吞包舉無有厭極而已且自為夷狄於夷狄嗚呼其何以繼此然則論夷狄於漢世者豈可復以古人之事為比曰甫田者莠驕驕以一人之智力而欲兼制四海九州之廣雖使五帝三王復生於封建既壞之後亦未知所以為計矣愚嘗因是而論漢世緩御之方竊謂於不得已之中而曲為之處惟文帝惟得而仲舒之論未可謂其迂闊也蓋漢之於夷狄非復五帝三王有綏服要荒漸次而至風土之迥易分限之等差也塞之內皆耕田鑿井安土重遷之民塞之外即逐水草而居遷徙無常之夷狄時時抄畧勢所必至遠在萬里何以制之帝初即位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意諭盛德焉且因高惠之舊量時度宜與匈奴復脩和親一切與之相安雖耐佗自帝亦溫辭以感服之德至渥矣匈奴或背約入逐之出塞即止曲常在彼而不在我煙火萬里之樂由此基之使

終漢之世待夷狄皆如帝何不可者武帝一信聶翁狙詐之說反以匈奴之擾漢者擾匈奴尤而效之罪殆已甚逮其兵連禍結海內蕭然其害烈於匈奴之抄寇何啻萬萬董生之論似過於弱而實足以藥武帝之膏肓固乃歷歷排闥之峻何歟不然文武之富庶武帝之虛耗一和一戰成效竟何如哉世或論宣帝以後款塞入朝皆武帝窮追所致不一勞者不永佚帝之功居多此又不思之甚也盛極必衰理有固然五單于爭立離自內作不得已而求救在漢何力之有而哆然自謂不世之盛烈且位之諸侯王之上飢則給之粟困則佐之兵勞師費財賞賜鉅萬回視文帝不得已之費幾倍焉是亦不得已平飾虛名而隆羨觀亦何足論是黎其巢穴固弊中國納其內附亦弊中國嗚呼誤矣

西南夷兩粵朝鮮

班氏之論贊善矣文帝賜尉佗書惻怛懼到情見乎辭有人心者孰不為之感動乎

西域

班氏之論贊是也武帝通西域其論謂絕匈奴之援西域諸國皆小

外戚

小邑聚或不滿百戶實不能與匈奴相進退

班氏以外戚列匈奴之後非以漢世外戚之禍慘於匈奴歟既復以

孝元王后

孝元王后別為之傳即繼之以王后而漢事終焉吁亦可悲矣

王莽

呂氏則天皆身為禍首王后則愚弱為賊莽所誑耳事情雖有不同要亦同歸於覆其族吁可懼哉

莽初折節為恭儉人未知其偽也言帝立丁傳用事莽罷就國人多究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選門下祿孔休為新都相莽進其玉貝寶劔為好休不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癥美玉可滅癥欲獻其珠耳即解其象休復辭讓莽曰君嫌其賈邪遂推碎之自裏以進休休乃受

黃氏曰也  
元壽元年賢良以日食對策深訟莽功德莽徵還京師欲見休休稱疾不見愚謂休可謂見於衆人之所未見者矣惜班氏不以之冠清節之士也莽平生影借五帝三王之陳迹及六經孔孟之言隨聲遷就飾詬自欺一舉一動無非兒戲至死亦然可怪也夫可嘆也夫

叙傳

班彪王命論所以破茲惟覬幸之心深切著明猶不見聽則納履而去之當天下靡沸之時從容無媿可謂賢矣固之賦幽通將以致命遂志也然氣懾而辭威固之不得其死已占於此經曰禍福將至有開必先又曰善不善必先知之其類此矣雖曰致命吾不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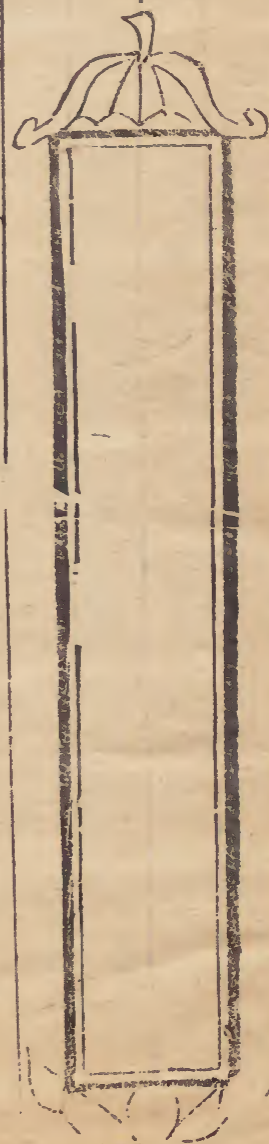
東漢書

東漢人才類過西漢西漢如董生王陽以道出處者不過一二人其他類皆才智之士東漢則忠信篤厚之士十居八九自光武初興一時驅馳介冑者已莫不然才智者可與集當世之功忠信者可與語古入之道然東漢卒不古若者世祖鑒新莽之弊終東漢之世士大

夫未嘗得一日之權也以是事歸臺閣又歸外戚又歸宦官而道義之士卒殲於黨錮嗚呼悲夫天子之職在論一相而可因咽廢食也哉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七

漢書卷之四十八



漢書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八

讀史

三國志

漢室既衰曹氏為賊昭烈以宗室之英信義聞於天下帝收授之密  
 詔俾之除之使昭烈之計行則漢室之昆安操特似狐鼠耳不幸天  
 不祚漢昭烈不得已起兵於外曹既篡漢昭烈又六不得已即位於  
 益昭烈之心何心哉誠不忍四百年之宗社一旦為他人竊耳然昭  
 烈之漢在則高帝之漢猶未亡江東孫氏不過以戴漢為名而曹氏  
 之篡漢則罪不容於天地間矣何物鬼魅竊弄史筆謂賊為帝而謂  
 帝為賊三國志言且黜漢之號而蜀其名嗚呼不知蜀之名其何所  
 據乎蜀者地之名非國名也昭烈以漢名未嘗以蜀名也不特昭烈  
 未嘗以蜀名雖孫氏之盟亦曰漢丹既盟同討魏賊是天下未嘗以  
 蜀名之也彼小人兮獨何所據而以蜀名之乎且國之有稱號猶人  
 之有姓氏也自古及今未有改人之姓氏而筆之書則亦未有改人

之國魏而筆之史者也謂其偏據歟劉淵自謂漢人猶謂之漢謂其  
未能中興歟元帝屢南渡世亦謂之晉矣未聞以其居吳而謂之  
吳也然則蜀之魏其何所始母乃漢賊不兩立而盜憎其主人老瞿  
氏姑改其所謂漢而私謂之蜀乎誠以漢之名尚存則天下豈容有  
魏魏苟明謂漢為漢則是以臣而敵君不特傷焉無以自容而人亦  
孰為之用故不得不諉以蜀名之姑以自欺且以欺人也史氏實錄  
將以示信萬世亦從而蜀之何歟史氏不得其人無責也儒生學士  
至今亦習聞其稱而蜀之又可歎故欲觀三國之志載者他未暇責  
也必先正蜀漢之稱而後可

蓋嘗反覆三國之書論次三國之事竊謂漢晉皆有取天下之勢而  
魏未嘗有也渭濱之屯星不告變則中樞婦人之門豈容久開中原  
歸漢則江東特建武之河西耳魏漢賊也方其不敵吳猶臣之曾謂  
漢室中興而吳不臣之乎此漢有恢天下之勢然也方赤壁之勝船  
烈未有着足之地而魏則膽落於公瑾矣公瑾之策曰毋借劉氏以

荆而亟取劉璋之益以及張魯之漢中誠使吳蜀盡為孫氏有則由  
漢中以出中原老瞿之成擒必矣且漢吳皆名正而言順地險而兵  
勇卒難於取魏者彼此之勢分也曾謂以公瑾之才先昭烈以併荆  
益而魏將焉往乎此吳有吞天下之勢然也若魏則身為盜賊之行  
已難於堂堂之陣况謀臣不過荀彧一二輩非有正大之見勇將不  
過張遼三數子非有開濟之資周瑜出赤壁則狼狽奔北關羽在樊  
城則日議移避武侯屯渭濱則甘受耻辱而不敢出下至曹丕掃國  
再出唯有望長江而浩歎耳實未嘗有取天下之勢猶幸漢吳之相  
交終得昂足而居爾

世言昭烈之漢卒為魏所滅愚謂魏豈能滅漢魏為晉所滅耳何則  
三國之君賢否雖不同要皆命世之豪未可旦夕併也司馬氏本碌  
碌無他長託身曹氏陰為螳螂黃雀之勢徐伺三國之既弱然後取  
漢以取魏取魏以取吳故司馬氏之取漢者為取魏張本也漢滅而  
魏隨之矣魏亦烏能取漢哉嗚呼方三國之強也龍爭虎戰彼此不

能得尺寸土及其衰也妄一庸人談笑而盡有之世運之離今固亦有時也哉

晉書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固皆享國長久若漢若唐若我

本朝蓋亦其然余觀晉事悲矣豈非其効元曹操欺人孤兒寡婦孤媚以盜天下而然歟六朝之禍於茲烈矣而開之者操也嗚呼悲夫向使渭濱之帥不死豈至是乎嗚呼悲夫豈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乎嗚呼悲夫三綱淪九法斃其禍之烈乃爾儒者之論君臣之大義其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乎

士大夫風俗自東漢以激烈取禍一轉而為虛曠宅心事外自謂纖塵不我及矣然王夷甫諸人卒以此取排墻之難至於事窮勢極方場然悔曰向若不祖尚虛無戮力以正天下可不至此嗚呼可監也夫愚是以知天下惟中行之道無弊苟不得中道而與之過與不及

其弊則均若夷甫之如暗亡身視東漢之見危授命又何啻霄壤耶孟子稱尚論古之是以論其世也若論人於一世其當何所取乎蓋晉有所謂竹林守號病風喪心人也而王謝之賢亦或漸漬焉祖士稚之忠勇於是乎及其行矣不然孔孟之幽明而老莊之說息則亞子不共戴天之讎此豈容少退而可擊盜雄之肘也哉善乎下壺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賢由於此善乎陶侃取參佐酒器藉博之具損之於江曰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遊逸荒醉君子是以知壺也侃也其迷途之疾呼善乎范甯之說曰王弼何晏罪浮桀紂善乎虞預之說曰阮籍之裸袒猶伊川之被髮君子是以知甯也預也其喪醉之獨醒彼有昏昏昏入骨髓人皆謂其清我獨陋其濁

南史

宋

宋武之征伐宋文之政治視六朝皆優焉然急於奪晉長安既得而

復失檀道濟功大見戮而用王元謨元嘉之化衰矣於心之為害若  
是惜夫

宋世無王佐才若劉穆之檀道濟亦一時之傑至齊梁以下鮮矣

齊梁

齊人才無足道梁之章毅其臨陣勇其執事敬其律已庶其與人惠  
其居官明功成身退日課諸兒以學而力慕萬石陸賈之為人愚謂  
以觀視賈進退雖畧相當而功烈過之多矣若萬石特一謹厚其人  
也無可長何足以望敵之一二而敵顧拳拳於慕之者明哲保身之  
道而君子長者之心也嗚呼孰謂齊梁之世而乃有若而人耶况當  
是時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從風而化獨敵不與俗俯仰所謂中流  
砥柱不其然乎嗚呼敵亦豪傑之士也哉

六朝下起承滅生民塗炭推所自來實原於三綱淪九法斃而君臣  
上下之義不明也南史分國以傳其臣似美然仕於齊者往往嘗仕  
於宋今日之仕於梁者他日未必不仕於陳也亦何取於分國也哉

愚觀六朝唯陶淵明不事二姓其次則褚紹之議褚彥回王琳之伐

陳霸先君臣上下之義章草明甚其餘紛紛若沈約之流皆當以歐

陽公五代雜臣之法處之可也至於柳元景之事宋功成身退不與

百姓爭利馮道根之在梁戰勝攻取口不言功傳緯章筆之在陳忠

言讜論死而不悔皆六朝之景星鳳凰可以廉頑立懦彼有一論建

之善一政事之修雖非顯顯而不處禪代之際不見嚮背之迹者則

可各以其國附○秦皇淫侈務誇誕創為封禪遂為後世治平之禍

兵革甫息瘡痍甫瘳則東封西祀之事輒興民生無復見古昔之盛

皆秦皇之事禍之也梁有許懋獨能辭而闕之掃秦漢之陋習發萬

古之光明卓卓乎天人也哉

南史文章往往陋弱至其條畫布置尤更可笑若其先循吏而後儒  
林先文學而後孝義雖粗有識者不然况其所謂循吏所謂文章者  
又皆瑣瑣無足云爾耶

北史

循吏

蘇瓊誠心愛民(西漢)龔黃之儔所已特傳餘似不必蓋(西漢)書於此甚不輕予雖韓延壽亦不以入循吏

烈女

烈女傳僅二人房愛親之妻鄭善果之母皆姓崔氏言論舉動皆合聖賢之道非此史諸男兒可及讀之三歎

藝術

萬寶當亦非三代以下樂工

隋書

列傳

高穎之才之美(隋)室之巨擘也必當貴既極其母常切戒之(文帝)時以儲而免亦幸矣彼(煬帝)何如士也而又事之其及也宜哉蘇威小有才從叛者屢笑而獨不從(唐)太宗可笑也哉牛弘終始無累

梁毗抑或廢幾直諫

誠節

所載大抵匹夫匹婦之為諒若奮死(遼東)者又比長君之惡病風喪心之為唯堯君素當易姓之際守死一節其志為可哀然射死其妻亦甚矣其亦好忠而不學者歟

循吏

隋史循吏類多賢者非隋文留情吏治而致之歟夫以漢宣之核隋文之倖而吏治彬彬乃率可觀甚矣守令民之師帥為人上者不可不深究其心也使二君者向能本之以仁義而行之其効又當如何哉

儒林

劉炫劉焯之外碌碌無足數雖二劉亦文墨章句者耳輕薄無行何

文學

儒之有



此傳所載尤皆批糠可笑不知所說者何事而可名文學哉愚謂隋  
室無儒二劉可入文學傳耳餘雖刪之可也王通在隋廢幾儒者矣  
而史反不錄何歟世稱魏證王通門人而隋史正魏證筆也此尤可  
疑

慈溪黃氏日抄分類卷之四十八

